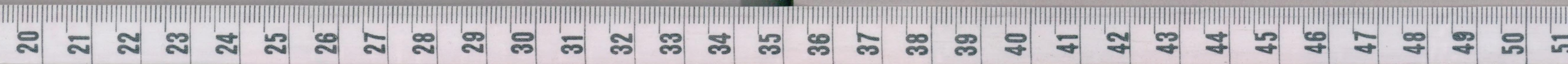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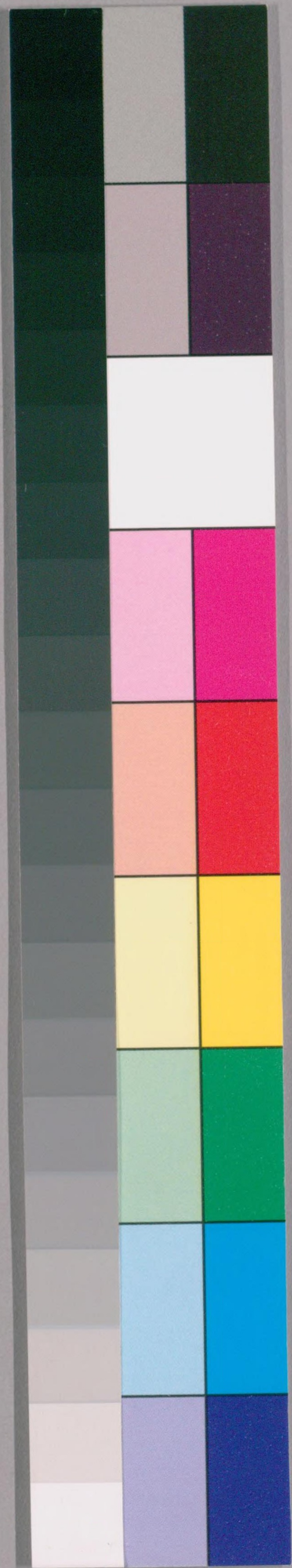


看聞日記

應永廿四年
自正月至十二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看聞日記：乾坤』 請求記号 貴箱-14

ガラス使用

看聞日記

應永廿四年
自正月至十二月



看聞日記

應永廿四年
(自正月至十二月)



應永廿四年丙酉正月一日、曉天高晴、朝日清明、每事吉祥、心中満足、幸甚珍重々々、早旦於新主御方三觴祝着了、佛前參、舊主尊前燒香禮拜、其後供強飯如例、三位、源朝臣、重有朝臣、長資朝臣以下候、女中新尼公、号斟酌或不候、或祓候、云年始、云代始、祝着之儀雖不相替、心中舊事戀慕而已、傳聞、元日節會、内弁三條大納言公量外弁公卿散狀未見、可尋記、後聞、内弁進退違失過法、世人嘲哂口遊云々、有職家被貽瑕瑾者歟、仙洞御藥、陪膳今出川左大臣參仕、舊年依服暇當職雖令辭退、復任事嚴密被仰令還補云々、

二日、晴、祝着同前、長資朝臣淵醉出仕罷出、
三日、霽、祝着同前、長資朝臣歸參淵醉無爲也、音曲者長資朝臣、雅藤朝臣、職事藏人頭義資朝臣、行光、經興、六位持仲、重仲、範量等也、頭弁依遲參、

應永廿四年正月

持仲持經卜可改名之由室町殿被仰云々

今朝被行之、極蔭持仲經如去年不着橫敷座、五位職事末席烈座云々、雖背先規不及謂之云々、抑聞、奉行長澤以御旗關東下着、仍長澤ニ重代太刀、足利庄内千貫之地引物ニ賜云々、

四日、陰、早旦三位、重有、長資等朝臣、大光明寺詔請、點心齊食、年始詔請近來中絶、而當年再興云々、抑自今日至九日令精進、元三許食魚味、舊主御中陰、舊冬月迫雖沙汰終、有限五旬未終、來九日四十九日滿之間、爲看經令精進、夜齒固於予御方供之、有三觴祝着、

五日、晴、聞、今夜叙位也、執筆右大將實永入眼上卿廣橋大納言、清書吉田宰相云々、今出川宰相中將叙二位云々、

七日、霽、人日節、幸甚々々、白馬節會、内弁二條大納言、外弁新大納言俊泰藤中納言、新中納言、日野中納言、吉田宰相、中御門宰相、時房朝臣、少納言、惟有朝臣、弁盛光、次將左資敦朝臣、雅清朝臣、隆豊朝臣、資雅朝臣、季保朝臣、右教豊朝臣、兼英朝臣云々、

八日、晴、風呂始也、如例壽藏主參賀、聞、今夜女叙位也、執筆右大將、國母三位局叙二品、室町殿陪妾德大寺故相國息女叙三位、此外勾當内侍以下也、

九日、陰、夕雨降、舊主四十九日也、終日看經結願畢、
十日、雨降、節分也、泰家新曆八卦等獻之、可謂遲引歟、但以立春爲年始歟、陰陽道所存如此云々、

十一日、晴、立春佳節、日新吉兆、幸甚々々、祝着之儀如例、隆富參賀、廳益直布衣、參賀搆見參、予別而申禮、神妙之由仰之、寺長老參賀御對面、聊被勸一盞、即退出、抑恒例一獻、宮中男女獻之、菊弟、勾當局、隆富等不相替進之、終日一獻如例年、三位、重有、長資等朝臣、隆富、阿賀丸等候、事了夜於新主御方又有一獻、禪啓一獻進之、當年初而獻之、禪啓御前祚候、抑酒盛之儀、御斟酌停止也、而可有朗詠之由被仰、面々可有御斟酌之由申、然而乱舞などこそあれ、朗詠などハ有何事哉、任佳例殊更可有御祝着之由、頻御所望之間、德是予出之、三位、長資朝臣助音、兩三獻畢各退出、予

方へも男女賀酒賜之、令祝着、

十二日、晴、雪時々降、惣得庵參賀、一獻持參有盃酌、抑新主御方又一獻、御寮明元等被召賜引物、退出之後予御方へ新主入申、但御方狭少之間、於常御所有一獻、三位以下、壽藏主等候、殊更表賀礼了、今參局姬宮今春始而見參、殊更賜盃、

十三日、雪間々降、大光明寺有故法皇御佛事、爲御燒香新主入御、長老御對面獻引物杉原十帖、五明一本、三位、重有朝臣、長資朝臣御共參、各賜扇云々、予不參、治部卿、經時朝臣參賀、於御前賜一獻、長資朝臣内裏小番參、

十四日、雪降、予聊盃酌申沙汰、右少辨經興參賀布衣一獻、料五百、獻之、舊冬御事未申、其礼旁以表御礼歟、御對面有一獻、三位以下候、近衛局被祝候、御引物唐繪一對雪窓、杉原十帖賜之、五獻了退出、予不對面、行豐參賀、一獻持參、又一獻重疊、新主御沈醉無極、

十五日、晴、餘寒殊甚、祝着之儀如例、三球杖聊燒之於殿上、前燒之、拍儀止之、前々

京松柏推參被止之、地下松拍被停止了、

十六日、晴、予持齊、是爲逆修當年始而存企者也、聞踏哥節會、内弁太炊御門大納言、下弁新大納言、帥中納言、洞院中納言、一條中納言、千種宰相中將、資光朝臣、少納言、長方朝臣、弁經興、次將左雅藤朝臣、隆盛朝臣、定親朝臣、忠行朝臣、右教有朝臣、季俊朝臣、兼豐云々、抑推野殿自十一日御違例、疱瘡出現云々、近日此病氣流布也、

十七日、晴、正永參賀、

十九日、晴、今春樂未彈、殊更平調樂三、微音彈之、妙音天秘曲奉法樂、廿日、晴、大通院月忌、壽藏主、善基等參、諷經如例、光照院良壽房參、大教院隆經參賀、晚景大光寺燒香、參、新主、余、重有、長資等朝臣參、歸路指月坊主座廊首走參申、當年指月へ不入御、可有御燒香之由申、今度可參之由雖被仰、再三申、仍入御、一盞勸申、新御所、予持齊也、雖故障年始可有祝着之由、頻申沙汰、無力取盃了、數度被責伏罪業、併寸善尺魔所致歟、

夜中歸了、

廿一日、晴、聞、十九日自關東飛脚到來、此間合戰、數々度敵方或降參、或討死、去十一日大將軍新御堂并一族三人、前管領金吾以下數十人腹切畢、忽屬靜謐之由注進云々、室町殿へ諸大名馳參唱太平、併京都御運之至也、尤珍重々々、行豊御旗文字書之、仍參賀之處、常御座所へ被召對面、別而被感仰、追可有勸賞云々、彼家就能書、代々御旗文字書之、朝敵退治之時有勸賞云々、任佳例可有御沙汰者歟、

廿二日、雨降、蔭藏主入來、則被歸、雨中御徒然、圍碁、双六、有會、夜蔭藏主又入來、一獻申沙汰、有御所望事云々、料所御割分事、以三位被申歟、予ニ有御隱密、委細事不知、

廿三日、晴、蔭藏主御所望事難叶之由雖被申、再三御所望之間、當所僧坊田内十石被進云々、陽明局密々語之、御隱密之条不得其意、有博奕會、此間連々、新主御張行、不可然事歟、聞、山名右衛門佐入道屋形室町殿

詔請申、快然之餘内々へ入御、室嫁ニ御對面、仍御引出物如山進之、此勸賞子息伊與守刑部大輔ニ被任、金吾入道右衛門督ニ可被申成云々、希代事歟、

廿四日、晴、晚御所舊跡遊覽、歸路之時蔭藏主、三位、長資朝臣、瑛侍者、喝食兩人參會、指月へ可有入御之由、三品申沙汰、仍入御有盃酌、先日御還祝、三品ニ被仰付申沙汰云々、和漢聯句有云捨夜歸了、
廿六日、晴、芝殿參賀、一獻持參、賜引物、三位出京、鹿苑院ニ參、院主被申、縫物不動先日室町殿入御之時入見參、殊勝重寶之由有御褒美、以次御安堵事委細披露之處、不可有子細之由被申間、目出喜悅之由被語云々、大慶也、早速申沙汰令念願、

廿九日、雨降、勝阿祐譽律師參賀、一獻持參、抑勝阿舊冬御忌中之時着黑衣、而祐譽内々有申子細之間、可脫之由被仰、仍本姿ニ成了、既存定着黑衣、而又脫之、雖隨仰相似輕行如何、楚忽進退歟、

卅日晴、予一身平調樂七彈之、合奏御百ヶ日までは斟酌、於獨稽古者不可有巨難之由、面々申之間、彈之間、室町殿院參、今春初參云々、

二月一日晴、吉兆、幸甚々々、祝着如例、新主藏光菴入御、故休翁年忌也、爲御燒香云々、禪光小一獻進上、舊冬小御恩拜領、其御礼云々、一獻之間有朗詠、禪光召御前、

二日、雨降、晴之後雪甚降、有博奕會、連々御張行、不可然歟、

三日、晴、今夜庚申也、守之三位仙洞へ爲御使參、今日春日祭也、

四日、晴、三位歸參、仙洞へ參、以知與朝臣申入、御返事自是可被申之處、歲暮、年始御猶豫、彼御事近比細々被申通之間、殊被歎思食也、何様自今可申承、便宜事不可有御等閑、四絃事、何様便宜之時可有御聽聞之由、慇懃被申、珍重也、聞、冷泉大納言爲尹卿逝去云々、哥道衰微之基歟、不便々々、

五日、晴、近衛局自今日七ヶ日有勤行、於舊主尊前百萬遍念佛如法被申、

六日、晴、鄉秋參、今春初參、無樂、御百ヶ日までは不可有合奏、仍鄉秋一人被吹笙、樂拍三臺急、五常樂急吹之、則退出、乾藏主入來、今春初度也、

七日、晴、異様醫師參、新主以前被御覽者也、仍召御前被取御脉、獻良藥、

八日、晴、庭前梅被植、軒端梅枯了、仍重有朝臣宿所之梅被召栽之、此外是即明房、禪啓、良有等梅木進上被植之、抑聞、醍醐與山科有確執事、去比山科土民ヲ醍醐土民捕ラ令打擲云々、此遺恨欲令還礼之處、自醍醐玉櫛禪門被歸、於途中山科土民等行逢、玉櫛を捕了、則山科へ引具して誠置之間、非醍醐人之由種々雖被陳不用之、已可斬歟否之由評定之處、玉櫛事有存知人、不可然之由令製之間放之、玉櫛岐行々々被歸、三寶院ニ此由被訴之間驚申、三寶院室町殿へ此次第申入之間、則侍所一色被召仰、七日山科へ押寄、土民等悉逃散畢、家百間許燒了、玉櫛被雪會稽耻云々、不思儀事也、

九日晴、鄂隱和尚鹿苑院主天龍寺被入院、聽可被退云々、
十一日、雨降、晚頭黑雲聳、暴雨雷鳴消肝、新主以長資朝臣、雨中御徒然也、
可參之由承之間、則參、長資朝臣片時退出、御前無人、而以外被御事損
躰也、一言雖被仰、言語不聞、惘然之御式也、驚存則近衛局告之、今上臚
等面々馳參、御後を被奉抱、蘇合雖入御口、御齒をくいつめて不及吞
入、右御手足不合期、中風勿論歟、三位此間在京、只今歸參、重有、長資等
朝臣、壽藏主馳參、面々仰天、迷惑無極、藏光菴主被召、則參、大中風之由
申、醫師心知客夜中ニ被召、然而不參、法安寺良明房被召、則參奉加持、
更無言語、只悶絕之躰也、寅剋遂御閉眼了、不及是非、上下失東西暗然
也、

十二日晴、御茶毗事有評定、大光明寺以前之儀重疊之上、近日關東事靜
謐、無爲大慶之時分、又鹿苑院主天龍寺入院旁、以珍重之折節、公方樣
披露有憚、只蜜々於藏光菴可被執沙汰之由坊主ニ被仰之處、先領狀、
但大光明寺長老可有御談合歟之由被申、仍寺へ被仰之處、長老留守
也、嵯峨ニ被座云々、衣鉢侍者則嵯峨へ馳參申、長老返事之趣、公方近
日披露難叶時分也、只以蜜議藏光菴可被執沙汰之由被申、仍藏光菴
ニ又被仰之、今日訪申人々濟々、寺菴比丘尼等群參、入夜僧四五人參
唱光明真言、抑長資朝臣內裏小番參之間、籠居不可然、仍忿退出、卅ヶ
日可在京云々、

十三日晴、寺長老御茶毗事墜被故障申、仍藏光菴御問答之處、有思案之
子細之間難儀之由被申、兩方故障珍事也、尊靈不運、沒後恥辱也、今夜
尊躰落髮、戒師廓首座指月坊主剃手大光明寺僧也、一兩人參勸仕之、有諷
經、抑御位牌事如何樣可申哉、有沙汰、御法名許者、尋常之儀有恐歟、可
奉付稱号事、無左右如何之由有評定、而絕海和尚被書道号一昏、藏光
菴持參、松屋云々、先以之可奉付道号之由被計申、仍此分治定了、松屋
衍公尊靈卜奉書、拜見之、弥悲淚滿眼、愁歎斷腸、御年齡卅七歲也、御一

瞬不幾、舊主御遺跡相續、纔一兩月如夢、人間不定、今更無常被驚上下
哀傷之外無他、御存生之時、絕海和尚爲御弟子、御法名景衍奉号、自菊
弟與衡朝臣爲使參、出門前對面、委細語之、大原野祭、大納言參行之間、
依神事左府不參之由被申、惟野以狀被申、

十四日、晴、夕雨降、乾藏主可有來臨之由、以愚狀申、每事爲申談也、御茶毗
之儀、至今日未定、計會無是非、藏光菴所存者、大光明寺可執沙汰申之
條、代々儀勿論也、而藏光菴執沙汰不可然歟、但猶御事闕者、爲後日支
證、寺長老狀被出者可執沙汰之由被申、仍長老ニ此子細申之間書狀
被出了、仍藏光菴被領狀申、治定了、前源宰相參、勝阿參、聊有盃酌、

十五日、晴、經時朝臣、隆盛朝臣、經興等參、予未經時、經興不對面之間、重有
朝臣申次、則退出、三位入道通光參、於庭上對面、則罷出、廳益直參、周乾
藏主、洪蔭藏主、光臨、今夜御茶毗也、在弘卿尋日時、今日時戌之由勘進、
秉燭之間密ニ奉盜出、自寶殿院庭前出御、此間余庭上ニ降立、前宰相、三位、重有、

朝臣等候、則藏光菴へ罷向、女中對御方、近衛局、比丘尼達、局女、女官等
悉參、時剋先龕前佛事、次山作所ニ御出、此時予、源宰相、三位、重有朝臣、
勝阿等御共申、次茶毗念誦藏光菴主、此時雨降、面々取笠、雨猶甚降、仍
念誦未終時、分子歸前源宰相、勝阿共候、則歸宅了、三品、重有朝臣留候、
一會令拜見云々、惣得菴、寺菴僧達少々渡諷、經申、於大光明寺僧衆者、
一向ニ止之、其故者長老憚公方之時、宜被見所之条無念也、於當所者、
代々爲檀那寺家執沙汰申、条勿論也、而見所之条遺恨之間、寺僧等諷
經被止了、事訖歸宅之後、如例聊有祝着、自今夜拵導場、以新御所御方爲導場、引
時人數被結番、壽藏主、善喜、周鄉爲籠僧、祖候、香雲菴主、見德房、寶殿院、
比丘尼達兩人同候、其外男女結番如先度、今日以狀訪申人々、入江殿、
帥中納言、勾當局等也、深草禪衆參、

十六日、晴、正永參、御中陰之間、可祖候云々、神妙也、源宰相、勝阿退出、寺長
老以衣鉢侍者被申、只今歸寺云々、後聞、御茶毗過了相待、深草邊寄宿、今日歸寺云々、驚入之由被

申、以三位返事了、今度進退太以不可說也、

十七日、甚雨降、今日御収骨也、依甚雨不及佛事歟、仍藏光菴、不參、抑今

上薦、新御所陪妾、自去年懷妊、産氣出來、仍産所庭田、念退出、酉剋御産無爲也、姫宮

云々、此御腹姫宮有三人、男子無御座間無御相續之人、仍予御遺跡相

續申、不慮之儀且神慮也、大通院御存生之時、年來勵忠孝併冥伽之至

也、每事蒙昧短慮之身可相續申之、条斟酌無極、然而依無其仁無力次

第也、藏光菴主有意見、鹿苑院主爲弟子可受衣鉢之由、被入根、公方樣

快然之間、御遺跡事可被申談、可有其便云々、尤可然之間、面々同心了、

善喜一獻聊申沙汰、

十八日、晴、御初七日也、御佛事別而不事行、只時引人數半齊諷經如例、藏

光菴茶子一盆進之、禪啓點心分百疋進上、抑就御頓死種々有疑殆云

々、予有虛名之由三品密々語之、中々比興不可說事也、

十九日、陰、乾藏主、蔭藏主等被歸寺、椎野殿入來、疱瘡跡雖不本復急入御

云々、三福寺長老以使者訪申、勸修寺御比丘尼以善侍者訪奉、郷秋、敦

秋參、仁科入道等申、

廿日、晴、住心院僧正以山臥申、

廿一日、晴、自岡殿以善覺房訪奉不入門内、自梅津以狀申、隆富參、椎野殿

一獻被申沙汰、抑就御頓死、世間有口遊云々、先薨御之時、雨降雷鳴之

間、雷神奉取之由有沙汰云々、次去七日、異樣醫師參獻良藥、令服給、三

ヶ日之内有御事、是毒藥也、此事予、對御方、重有朝臣所行也、彼醫師相

語進毒云々、此外種々事共於境内有沙汰云々、所詮、愚身不慮相續申

事、近臣之中不受之輩申出事也、仍三位、遣愚狀、載誓言委細令申、第

一公方風聞驚存之間、遣罰文了、雷神奉取事者、已仙洞樣御耳、入云

々、毒藥被聞食事者、當所地下沙汰也、野心相存近臣之中、虛名申出事

也、遺恨何事如之哉、併祖神諸神等奉任照覽之上者、不及披陳事也、中

々沙汰外事也、抑予受衣事、鹿苑院主、可申試、可賜愚狀之由、寺長老

被申之間則書遣了、在弘卿御忌中結願日次事尋之、來月十五日廿七日之間吉日云々、仍十五日ニ定了、

廿二日、晴、相應院殿以祐譽訪奉、園前宰相參、兼邦卿參、多年不參而珍敷參來、大通院御事未申入、欲參申之處、此御事又出來驚入之間參申云々、重有朝臣申次、返事了、南禪寺偶藏主參、玉櫛禪門以狀被申、

廿三日、晴、蔭藏主入來、今日二七日御佛事引上如形作善執行之、抑大通院御百ヶ日來廿九日也、仍自今日七日三時勤行始行、僧俗共行令看經、抑石見郷代官寺法輪五百疋進之、大通院御訪云々、則壽藏主ニ被仰付、御百ヶ日施餓鬼可申沙汰云々、寺長老入來、昨日鹿苑院罷向、御受衣事令申、凡不可有子細、但室町殿へ伺申可御返事申云々、此間北野御參籠也、御下向之時念可申云々、

廿五日、晴、水無瀬三位入道以子息少將訪申、永基以正永有申旨、廿六日、晴、三七日引上如形有御佛事、南禪寺阿榮藏主、叡藏主等光臨、叡

藏主則御歸、榮藏主暫可有御座云々、

廿七日、霧、九條右府以八條中將公興朝臣訪奉、三位申次之、隆富參、惣得菴主、明元等參、一樽持參、抑藏光菴念誦布施、本尊一幅尺廻、香箱沈金入沈、香臺遣之、僧衆御茶毗布施同遣之、

廿八日、晴、入風呂、今夕有施餓鬼、大通院御百ヶ日爲追善也、導場儀、南面廂間大床際庭立棚、施餓鬼供具備之、其前立机一脚、置花瓶香爐、導場北障子屏風、一双立廻、本尊阿彌陀、奉懸、佛檀御位牌供具、燈明等置之、西斜衆僧參、寺長老、藏光菴、行藏菴、退藏菴以下僧衆廿八人、喝食四人等也、則施餓鬼始之、廂間東二ヶ間懸翠簾爲聽聞所、子、椎野、女房、惣得菴等於此所聽聞、北、西間一間懸翠簾、女中、芝殿、比丘尼達候、三位以下於大床聽聞、施餓鬼殊勝今更催哀動了、乾藏主今日入來、榮藏主、蔭藏主等同共行施餓鬼了、長老面謁則退出、僧衆退下、次燒香申、次撤供具、事了源宰相參來、長資朝臣歸參、勝阿參盃酌申沙汰、

廿九日、雨降、御百ヶ日正忌也、即成院坊主、是明房形藏寺玄忠等參、半齊諷經如例、大光明寺御佛事、五部大乘經轉讀云々、抑大通院御位牌至百ヶ日安置常御所了、御佛事畢之間、御持佛堂ニ御位牌今日奉渡之、常御所下格子立廻了、今日入彼岸、
卅日、雨降、御四七日引上榮藏主御佛事如形申沙汰、大光明寺爲燒香參、源宰相、三位以下參、長老面謁、暫言談小時歸、隆富退出、禪啓小一獻申沙汰、

三月一日、晴、朔日吉兆、幸甚々々、祝着如例、乾藏主一獻申沙汰、前宰相退出、鹿苑院へ爲使罷出、御遺跡事、受衣等事爲催促也、榮藏主御歸寺、勝阿退出、

三日、晴、桃花宴、祝着如例、
四日、晴、五七日引上、地藏本願經奉頓寫、余椎野、蔭藏主、三位以下書之、法安寺良明、行藏菴僧等請之、半齊諷經如例、寺長老以警侍者被申、鹿苑

院主御受衣事催促之處、室町殿近日伊勢八幡可有御參、下向以後可披露申之由被申云々、前宰相以狀申、二日鹿苑院罷向之處、自觸穢中參來對面不可叶、御參宮以後可有來臨之由被申云々、將又勾當局へ御遺跡事、虛名等事、可然之樣仙洞へ可被申之由申遣之、

五日、晴、勾當返事到來、雷神事者有其沙汰之間、無跡形之由仙洞へ申入了、虛名事更ニ不觸耳、無其沙汰、結句自此方披露、努々不思寄返々不可有沙汰之由被申、先以安堵了、抑聞、自關東使節上洛、馬五十疋、唐櫃五十合、料足一万貫、公方諸大名進物到來云々、合戰御合力被畏申御禮云々、

九日、晴、六七日引上、法安寺點心已下持參、半齊諷經如例、其後懺法一座讀之、夜前毛讀之、
十日、晴、性真小僧參、聞、室町殿八幡參詣、一夜御參籠云々、於社頭被整行粧云々、

十一日、晴、自入江殿、茶子一折、種々作物、等結構也。捶等賜之、楊柳寺尼衆參、燒香申、光明真言等唱之、一樽等持參、智恩院隆守律師參、大光明寺へ來十三日爲御佛事、点齋料二百、茶子一折遣之、抑自菊弟申、予爲代官北野へ七ヶ日青侍男自今日令參詣、御遺跡事、虛名等事無爲之祈禱也云々、芳恩不知所謝者也、室町殿八幡下向云々、大名五頭供奉、

十二日、陰、勾當局點心料小事進之、抑御位牌稱号事有沙汰、寺長老申談之處、則被注進之、葆光院大範行公禪定尊儀云々、以前御道号松屋也、此字御法名ニ不叶云々、仍大範ト被改直了、稱号事、葆光院、光徳院、此二注進可相計之由被申、面々評定、光徳院ハ仁和寺徳光院萩原殿、打返様也、葆光院可然歟之由治定了、凡無御塔頭而院号可有巨難歟、如何之由有沙汰、然而雖無塔頭、付稱号事先例常事歟、不可有巨難之由治定了、

十三日、晴、大光明寺へ葆光院御骨奉入、行藏壽藏主持之奉渡、長老以下大衆

奉迎、有諷經、事儀嚴重云々、前宰相參、孟酌申沙汰、自菊弟條々有申子

細、

十四日、晴、拂曉、法花經奉頓寫、予面々僧俗書之、相殘配卷光臺寺遣之、令書、晚頭導場室礼、明日御中陰結願之間、藏光菴一堂令詔請、夜懺法一座讀之、隆富參、

十五日、晴、盡七之儀結願藏光菴僧衆十人參、惣得菴主、御寮明元、喝食等請之、先點心、次半齋諷經如例、壽藏主奉行、事了籠僧等退出、隆富、正永退出、導場取破了、新御所此御方爲御位牌所、大通院御位牌同安置、爲持佛堂了、大光明寺中陰如形執沙汰、今日令結願云々、燒香ニ參、前宰相、三位、重有、長資等朝臣、隆富參、長老對面暫言談、抑大通院御置文正文予未拜見間、所望披見之、將亦御所預田三木助太郎善理相傳御恩、地也、有不義事被召放了、當時指月菴被預置了、而葆光院御菩提料所ニ大光明寺可有御寄進之由長老被申、當座ニ無左右領狀如何之間、可思案之由返答了、小時歸、御中陰

無爲無事結願珍重也、今夜食魚味如例、殊更有一獻、前宰相、三位以下候、今上臈自產所歸參、姬宮同入御、

十六日、雨降、有一獻、隆富昨日獻之、無爲之御礼云々、入風呂如例、今夜前宰相条々有閑談事、

十七日、晴、菊弟以狀申、予四絃事、仙洞へ以長遠卿申入之處、御返事有御思案可被仰云々、秘曲未傳受之由被聞食之由、内々有御沙汰云々、然間、傳受御奥書悉可備上覽付廻可被下之由被申、仍御奥書七通遣了、抑大通院御遺物源宰相未賜之間、神樂笛一管号蛭名物也、故隆仲卿云々、根本洞院邊所持器歟、八朔獻之

所存異于他之間賜之、且内々所望申之間所相計也、畏悦之由種々申、將又葆光院御遺物硯一面同賜之、御主御秘藏硯也、行豊參、禁裏小番參之間、御日數中斟酌、于今遲參云々、

廿日、雨降、前宰相退出、今上臈、姬宮始而見參申、小引物殊更進之、

廿一日、雨灑、勾當局以狀申、御遺跡事、仙洞へ去十六日披露申、時宜無子細云々、御日數以後、以御文愚狀可被申之由有勅定云々、先以喜悅、虛名等事近臣種々口遊申之、敢無御許容、向後於御前不可申之由被仰、其後人々閉口不申云々、如此時宜真實御憑敷畏悦存者也、併神慮之至歟、四絃事、無御心元之由被仰云々、

廿二日、晴、御手本櫃新古開之、目六校合無相違、此中重有朝臣所持本、多年葆光院被召置云々、只今見出之、權跡、伏見院被寫之、可被返下之由、彼朝臣申、則返賜了、三位以下於行藏菴有花見會、其後乘船釣魚云々、葆光院五旬未過之處、致生甚不可然事歟、

廿三日、晴、三品鯉魚持參令賞翫、門前馬場花盛之間門外ニ出覽之、姬宮女中、男共相伴、於谷川有盃酌、承仕明盛申沙汰、神妙也、行光、禪啓等祓候、晚景歸、

廿四日、小雨灑、三位爲御使出京、鹿苑院、廣橋常宗等、御遺跡事、室町殿へ

可得其意之由令申、將又鹿苑院へ受衣事申、就其兩種遣之硯箱一、箱石也、自仙洞八朔御返大通院被進了、近思（卷）祿（卷）五（卷）表紙（手跡等殊勝者）遣之、此書可然歟否、藏

光菴談合之處、俗書大意僧中肝要書也云々、仍遣了、世間流布事文見來、上下打齊、盃酌張行、逸興也、今夜除目始行、執筆二條大納言云々、

廿六日晴、永日徒然之處、可有遊山之由、長資朝臣頻申勸之間、御所舊跡

二立出、重有、長資等朝臣候、共於不動堂遠見之處、廣時（三品）一獻持參、

不思寄申沙汰也、則御堂縁二座、地下輩芝居二候、一獻最中三位歸參、

以外醉氣也、鹿苑院返事、安堵事此間二可披露申、更不可有等閑云々、

就中兩種拜領、殊珍敷御物能々可秘藏、畏悅之由以面被申云々、廣橋、

常宗等不可有等閑、以機嫌可然之樣可披露之由懇勸申云々、方々返

事無爲也、先以珍重也、三品沈醉之間則出、朗詠可助音之由申、雖斟酌

再三申、仍助音、長資朝臣同助音、其後地下輩禪啓俊阿、廣時以下令亂

舞、及數獻起座、歸路三位宿所（芝後）被引入、雖令故障強超（超）引之間入了、

則出盃、廣時鯉魚持參、於前令庖丁、芝殿召出參候、一獻數巡、亂舞盡其

興、太刀一振引物獻之、令祝着、則起座歸了、三位沈醉之間、陽明局へ予

同道押入、又一獻張行令亂舞、予及當座會前後惘然女中被扶常御所

二歸、近比興遊祝着了、除目今夜入眼也、大納言通守卿還任、參議師言

朝臣云々、

廿七日晴、葆光院御具足取出、男女二御遺物賦之、無指御具足雖輕物、面

々令支配、他所不及遣之、但指月坊主（廊主）御沒後爲御戒師之間茶院

瓶（柑子）一口、香臺等遣之、抑御具足中有御書（案文）予爲御猶子別而可有

御扶持之旨、大通院被申置之趣被遊之、時宜之趣畏悅催哀淚了、爲文

書之間取出了、面々令見之、

廿八日陰、妙音天一幅長資朝臣賜之、此本尊真修院持尊也、爲比丘尼之

後、葆光院二進置、彼朝臣妙音天所持之由申之間遣之、聞、仙洞去比

有御不豫事、然而臈御本復之處、此間又御再發、賴直朝臣、郷房等獻良

藥云々、御不食内損云々、廿九日、晴、葆光院盡七之日、限明日也、朔日之間、今日精進令看經、將亦大通院御座常御所板敷懸、御終焉在所也、爲令靜淨且定法也、來月二日爲祈禱、大般若經可轉讀之間、導場洗淨、是源宰相所申沙汰也、聞、仙洞御惱聊御本復云々、抑端午續命縷事、如前々室町殿可進哉、否、常宗相尋之處、今朝伺時宜之處、可被進之由、御意之趣以狀申、先以珍重也、卯月一日、雨降、告朔吉兆、幸甚々々、祝着之儀如例、

二日、晴、早旦、大般若經轉讀、導場室祀、南面四間、東方北立屏風、懸尺迦像、有十六善神、御香宮本尊、西脇尺迦像、同奉懸、永四寺本尊、東脇不動尊像、奉懸、金阿筆、累代本尊、其前立机一脚、置佛供燈明、其前立礼盤、傍有磬臺、東撤障子懸御簾、爲聽聞所、北西角間懸翠簾、爲女房聽聞所、時剋永圓寺僧侶八口參、先是於行藏、卷、齊點心食之、壽藏主奉行、始之、先伽陀、次表白神分、次御經轉讀、讀畢次第卷之、予以次第六百帙讀了、心經、觀音經、真言、次唄散華、次經尺表白、次廻向伽陀了、僧

衆起座、事訖、前宰相參、御經時分遲參、無念也、今日之儀申沙汰也、用沙汰、別而奉公存忠節、爲祈禱所申行也、感悅不少、芳志不知所謝、有一獻、其後有樂、吉日之間、合奏始之、平調、萬歲樂、三臺急、三反、次五常樂急、五反、殘、太平樂急、三反、次朗詠、德是子出之、勇勝急、林歌、鷄德、樂了、有盃酌、樂始令祝着、三位有客人遲參、樂中央參、以外醉氣之間、種々利口申、長資朝臣沈醉云々、不參、御樂別而可有稽古之由、源宰相諷諫申、勾當殊此趣申云々、仙洞就御沙汰如此申、天性不堪之間、雖勵稽古、無正躰歟、道神祈請只此事也、抑仙洞依御惱、泰山府君泰家卿祭之、於仙洞被祭事、無先例云々、仍於泰家宿所祭之、泰山府君於仙洞被祭事有所見、文保元年七月十七日、依伏見院御惱、長親朝臣如法、泰山府君於持明院殿祭之、由、在心日御記、先規勿論也、不勘先例、歟、如何、三日、晴、梨花爭、累代器也、甲花梨木也、散々破損、龍角落失了、大通院御時仙洞可被入見參之由、内々被申了、然而兎角懈怠不被進之、今吾代初

無可進之物、仍此器重寶珍物之間、可進之由相存、破損所共、以陝革付
之拭認、前宰相令奉行、抑先日於陽局予沈醉及當座會、其濯事面々責
申之間、重有朝臣仰付酒海局へ持參、一獻之間、惣得菴、明元等參來、一
獻持參、是代始賀酒云々、折節殊爲悅、及數獻朗詠雜藝等、局女兩人殿中
當別令亂舞、可謂老狂歟、前宰相三位、重有朝臣等候、晚事了、

四日、晴、入風呂如例、惣得菴昨日後朝遣書狀、大通院御遺物、石鉢一遣之、
前宰相祚候之間有樂、盤涉調樂八、朗詠等有之、入夜又一越調樂七、次
高麗曲八、朗詠等令稽古了、

五日、晴、晚雨下、仙洞へ書狀内々付女房申、書名字表書別當局ト書之、予初度狀也、將
亦梨爭進上、其狀者付勾當局申之、彼局就指南、如此所沙汰也、御筆以
源宰相長階局へ遣之、先宰相退出以前有樂、黃鐘調樂七、朗詠等也、相
公爲御使罷出、爲祝着賜盃、晚長階局返事到來、御筆近明之間可入見
參云々、抑召繼首座則參、大通院有御置文、大光明寺就當所事、長老被

望申之間、雖被染御筆、文章聊有可被書加事、被打置了、其後葆光院彼
文章以御案被遊置了、然予以此御案可書加之条有恐、雖然此文章肝
要之間書加了、其子細繼首座ニ令演說、自寂初申次之間、御置文付遣
了、今日長老留守也、絶海國師十三年也、於鹿苑院有佛事、仍出京云々、歸寺之時可申之由被申、御
置文被請取了、抑光嚴院御置文、正文伏見永代、可有御管領事、大光明寺ニ所持之樣、
繼首座申之、先年正文燒失之由、大通院有仰き、而寺家所持之由被申、
尤不審也、正文相殘者尤大慶也、能々可尋、
六日、晴、長老以衣鉢侍者御置文慥賜了、爲悅之由被申、
抑後伏見院聖忌御佛事法事讚事、三福寺當番也、前宰相令奉行、供料
下行了、椎野深草法花堂等同令配分云々、伏見殿炎上以後於本坊行
之、抑予不慮御遺跡相讀、體此御佛事執行、併祖皇御素意有憑有喜、且不
思儀也、

七日、霽、庭田遲櫻盛也、重有朝臣留守之間密々見之、姬宮、女中等相伴、室

嫁御杯取出、不思寄盃酌了、則歸、菊弟、冷泉局有書狀、左衛門督伊勢參宮云々、下向之間、宮箭一葛獻之由、彼局申云々、不思寄爲悅之由、令返事、源宰相申、先日仙洞御返事、勾當ニ令催促之所、御書入見參了、御筆ハ勾當先被預置之由、被仰之間、預申云々、時宜無子細之由申、先珍重也、

八日、晴、夕風、雨雷鳴、有樂、長資朝臣無數寄之間、爲同學令稽古、自芳徳菴有書狀、先日御琵琶音令聽聞、舊事弥思出之由、陽明局ニ申とて

もろともにしらへなれにし、四のおにふかきあはれのねをやそ
ふらん
陽局此哥令見之間、予返哥遣之、
おもひやれどもにしらへし、四のをのたゝ一すちにかゝるあは

れを
君にいまとはれていとゝあしたつの友をはなれし音をそへ

ぬる
和哥の浦になれにしあとの友ちとりいまもむかしのねをはそ
へてよ

翌日芳徳菴重又返哥、

久しかれ友こひわふるあしたつよ濱のまさこもよみつくすま
て
あはれ如何に一かたならぬ面影をわすれかたみに袖ぬらすら
む

わか
わかの浦にかよふとならば友千鳥むかしのあごになにかかは
らむ

先日愚詠殊勝之由、返々被褒美、此老尼故爲定卿息女也、已八十余也、
云古老、云當道、尤足明友、

十一日、晴、前宰相參仙洞御返事持參、勅筆、但如、御筆返々被悅思食、殊更



殊勝、甲無衆類珍物也、能々可有御秘藏之由種々被仰下、勾當へ御文、同御感之由被仰、時宜快然也、かしこく入見參ける、併冥慮也、始而申入、御返事快然、祝着無極、前宰相御使粉骨有其甲斐、就公私所感悅也、夜有樂、高麗曲令稽古、宰相相伴、

十二日、晴、早旦有樂、右樂五、晝又有樂、宰相祓候之間令稽古、聊有盃酌、宰相申沙汰、

十三日、晴、早旦有樂、前宰相退出、勾當ニ仙洞御返事、畏入之由申、隨而安堵事委細以宰相申遣之、抑上三柄并芝敷地等事、可被下安堵之由、宰相望申之間、染筆遣了、郷秋參、有樂、平調万歳樂、三臺急、泔洲、太平樂急、五常樂急等也、源宰相退出之間無笛、無念也、三位打大鼓、琵琶無異失、殊勝之由郷秋申、予代初參之間如此申歟、先以喜悅、賜盃退出、香雲菴參來、此間長階局ニ數日逗留、只今歸云々、種々宮筭賜之、爲悅有盃酌、葉茶壺一、葆光院御遺物菴主ニ遣之、抑今夜五條坊門邊有燒亡、矢田

地藏堂炎上云々、

十四日、晴、御香宮猿樂、去月依葆光院御事延引畢、今日神事執行、樂頭矢

田有窄籠事之間、他猿樂号大法師、雇之、

十五日、晴、結夏之間精進、自今日三ヶ日泊瀬有立願事、猿樂今日同前、抑夜前河原院拂地炎上云々、自御堂燒出不思儀歟、近年聖天有靈驗、貴賤參詣群集、御堂造營莊嚴之處燒失、冥慮如何々々、

十七日、晴、賀茂祭也、典侍中山中納言息女云々、葵宮中不入取、服暇中不可然云々、自椎野琵琶一面孔雀召寄、自故御所御時被預申、有所用之間取寄、散々破損了、今夜亥起、京都有燒亡、六角町云々、

十九日、晴、入風呂、晚有樂、平調曲七、妙音天奉法樂、長資朝臣吹笙、

廿二日、晴、三位鹿苑院爲使罷出、專首座參、大通院御遺物一賜之、

廿三日、晴、盤涉調曲七、長資朝臣相伴、抑三位歸參、鹿苑院被申、一昨、日室町殿條々披露了、委細有御尋、時宜之趣無子細云々、受衣事有御所望

者、不可有子細者歟、法號可被書進之由被申、珍重之由被申云々、厠琵琶放了、爲修理菊弟へ遣之、

廿六日、晴、後圓融院廿五年聖忌也、於安樂光院有御經供養、御導師房譽僧正、題名僧三人着座、公卿廣橋大納言、日野中納言、山科宰相、布施取殿上人長政朝臣、雅量朝臣、隆夏朝臣、行光堂童子源持經、橘以盛、藏原範量、奉行經興云々、乾藏主入來、此間高野山御參詣、大通院葆光院御骨奉収云々、故御所御經、六祖注金剛經、大慧禪師祿二帖進之、抑冷泉前大納言爲尹逝去以後、子息爲之仙洞初參、則被讀哥、

君をまつ千代のはしめとあふくかなけふたちいつるわかの浦鶴

神妙詠之由有御沙汰云々、

廿七日、陰、景清、郷秋、敦秋參、有樂、平調、万歳樂、三臺急、泔洲、春楊柳、五常樂急、太平樂急、林歌、次盤涉調、採桑老子、蘇合三帖、同破急、輪臺、青海波、

千秋樂、笛景清、笙長資朝臣、敦秋、大鼓郷秋、樂了賜一獻、予代景清、敦秋初參也、比巴殊勝之由面々申云々、雖會尺先以爲悅、三位稱腹病不參、廿八日、晴、大光明寺預置文書櫃數合召寄、室町殿へ累代御物被進者可然之由、面々意見之間撰見之石帶、御手本一卷、撰出了、

廿九日、晴、石帶事珍物之間、左府令見之、宜任指南之由申遣、返事云頗珍物也、彼御用之有無ハともかくもあれ、被進者可然之由申、仍治定了、卅日、雨降、自椎野比巴一面又召寄、破損散々物也、頸折了、無撥面、不知其名不審、

五月一日、晴、每事幸甚々々、祝着如例、
二月、晴、三位出京、鹿苑院爲使參室町殿進物御手本一卷、
副愚狀鹿苑院遣之、抑此帶細々不用者也、或記云、節會時次將用之云

々、或説御賀時用之、又帛御服之時主上着御云々、先年故北山殿伏見殿初參之時、御引物可被進之由有沙汰、三條故内府公實繼令奉行、帶床金物銀、被新調畢、而異議出來不被進于今、箱底秘藏而珍物之間只今獻之、彼方へ有御縁歟、當吾代進之、不思儀也、聞、等持寺八講自今日始行、今出川大納言出仕云々、善基參、仁王經奉讀、別而令祈禱、女中藥玉經營無他事、惣得菴、姫宮予息帷一被進、不思寄芳志也、

三日、晴、三品歸參、昨日鹿苑院參、諸方長老群參、是鎮守社有諷經云々、院主對面委細申、石帶御手本等明日可入見參云々、

四日、晴、早且檜皮葺參、昌蒲葺之如例、心中詠之、

おもひきやあやめをことし我やとのあるしとなりてふかすへ
しとは

いまよりは千世の五月を契なんけふふきそむる軒のあやめよ
藥玉取整、紅薄様高蒲敷之、入廣蓋納長櫃、退紅仕丁昇之、以女房奉書付、少納言入道常宗進之、室町殿等持

寺御座之間、彼へ進之、常宗執次之入見參、不相替賜之条、目出悅入之由可申旨有御返事云々、若君御方藥玉同進之、自入江殿被執進、則有御返事、御祝着之由奉之、此外前々賜之人々皆遣了、自菊弟菖蒲根二具、昌蒲枕等被進、毎年之儀也、抑禪啓任備中守、此事大通院御座之時所望申之間、職事經興可申沙汰之由被仰了、然而法躰任官近年武家雖有傍例、不可然歟之間、于今不申沙汰、然間、禪啓就山名金吾申云々、其後被任備中守之由、柿屋山名若黨以狀申禪啓、自愛無極、但山名申沙汰、不審也、押而令受領歟、近日武家之儀如此、則禪啓賀酒申沙汰、一獻及數獻、三位重有、長資等朝臣、壽藏主候、禪啓冠候、賜御扇、

五日、晴、端午節、幸甚々々、入風呂、於浴室玄超光臺寺僧御盃持參、不思寄申沙汰也、其後御節供如例、

六日、雨降、八講結願也、今出川宰相中將令出仕云々、

八日、晴、勝阿參、一獻持參、抑聞、今日一條邊酒屋下女一人來、取酒則飲歸

之處、犬來吠之、下女仰天逃走、人々犬を追、而犬猶走懸爲食、令叫喚、然間帽子ヲ落了、頭ニ毛生有耳、其時はけ物露顯、萬人群集捕之縛了、忽古狸ニ成了、打擲引行之間死云々、希代不思儀事也、

十一日、晴、自鹿苑院有書狀、三位明日可來云々、
十二日、晴、椎野入來、三品早旦出京、晚景歸參、鹿苑院主對面被申、去四日進物室町殿へ持參入見參了、石帶殊被自愛、重寶之間悅喜之由被申、此帶白陸一條被見之、記錄引勘可申之由被申云々、將又安堵事以次披露申、此事者仙洞へ可申入也云々、長老重被申、伏見事爲御計被進之上者、可被進御安堵歟之由被申、又返答、幡磨國衙事、仙洞へ可執奏之由被申、廣橋大納言御前祚候、御執奏可有何子細哉之由助言申、仍何樣可執奏之由有御返事、先珍重之由被申云々、其後催促申之處、廣橋ニ申付了、自其可有催促之由被仰、仍院主以狀廣橋ニ被催促、三位以此狀廣橋へ罷向令申之處、明日仙洞へ可伺申入不可有等閑之由

申云々、落居念願無極、

十六日、晴、令持齊、正永參候之間、面々打双六、

十七日、自晚至夜風吹、安一座頭參、千一檢按、弟子云々、教仲、三位ニ引付云々、平家一兩句申、中品平家也、

十八日、雨降、葆光院御百ヶ日廿二日也、御佛事令計會、近衛局自去五日六日比有雜熱、以外六借之間、醫師被尋之處水癰云々、非雜熱之由申之間被周章、仍御佛事難申沙汰之由被申、壽藏主可奉行之由仰付、然而難儀之由被申、

十九日、晴、御佛事奉行事壽藏主領狀申、神妙也、安一又參平家申、

廿日、雨降、安樂光院長老參對面、初而令見參、則退出、自今夜葆光院御佛事始行、御時結番男女引之、善基、壽藏主等候、正永候、

廿一日、晴、椎野御佛事如形申沙汰、有點心、安一候、召導場平家等申、時引覺眠了、

廿二日、晴、今日御百ヶ日也、乾藏主、惣得菴主、御寮明元等招請、齊食如例、藏光菴御佛事料如形入之、隆富參、御佛事料少事持參、神妙也、安一禰候、今日退出之由申、琵琶絃一具、茶羅茶等賜之、

抑御所預田事長老頻望申之間、葆光院爲菩提料所、大光明寺令寄附之由以壽藏主令申、今日御佛事以之可被執沙汰之由申了、此名田ハ大通院指月御座之時、爲供御料所假初大光明寺被預置了、而可被寄附之由被申、無左右如何之間、寄進狀猶斟酌、以壽藏主寄進之由口狀ニ申了、陽局腫物大事也、大光明寺僧令療治、

廿四日、晴、有地藏講、善基參勤、講式了齊食如例、大通院御時被定置之間、椎野以下六人爲頭人、三位令奉行、事了有連歌、吾代初度也、予出發句、
いやつきに花の常夏名も久し

聊祝言有所思、三位頻有感氣、人數予、椎野、三位、重有朝臣、長資朝臣、正永、善基、明盛、行光等也、三品起座、御杯持參、御連歌始之間、殊更申沙汰

之由申、神妙也、晚頭百韻了、正永五十韻了、早出、百韻不終以前退出、狼藉也、

廿五日、晴、三位出京、鹿苑院、廣橋等爲使罷出、安堵事爲催促也、又有連歌、可爲勝負之由定之、無人數之間、五十韻了、閣之、

廿六日、晴、昨日一座百韻了、承盛宗匠取點、

廿七日、晴、鄉秋參、有樂盤涉調曲七八、長資朝臣候、樂雜談移剋、三品歸參、御執奏事未被申云々、室町殿自廿日北野御參籠、廣橋此間風氣也、旁無執奏之由鹿苑院申云々、

廿九日、晴、鄉秋參、一越調樂十、次平調曲七、朗詠等有之、長資朝臣無稽古事、令諷諫、眞實無數寄、過法教訓不庶幾歟、樂雜談移剋退出、

閏五月一日、晴、每事幸甚々々、三位宿所厩造作云々、

二日、晴、晚夕立降、自宇治河龍騰月見、其姿人々見之、白龍也、河邊草荊小童部一人黑雲卷上、懸地ニ落絶入了、翌日立直無爲云々、希有事也、鄉

秋參、双調樂九、朗詠一首付筆、次大食調七、朗詠一首、長資朝臣候、笙未
耳馴之間、樂少々廢忘、比興也、四絃事郷秋不審申、比巴名共一番注賜
了、

三日、晴、玉櫛平戸記五局返進、二条亞相被申出、

四日、晴、惣得菴、理勝、明元、喝食等參來、紫笋以下持參、盃酌數巡、及酒盛、朗

詠、声明等有之、三位、重有朝臣候、長資朝臣小番ニ參、歸參、仙洞御書持

參、長階局申次梨箏被加修理了、殊以殊勝之間、御握翫無極云々、將亦

文永三年十一月御移徙御記有御用事可撰進之由被仰下、先年後深

草院御記朴檜、被進置、而去年一兩合炎上了、仍御移徙御記紛失了、若

有後深草院御記者寫本ニても可被入見參之由被仰下、凡便宜事不

可有御等閑之由被仰下、先以畏悅也、

五日、晴、即成院預置御移徙御記一合、後深草院御記拾上、召寄撰見、文永

三年十一月御移徙御記一帖後深草院御記宸筆撰出了、則令書寫、予書、抑真修

院去二日、口寂云々、勝阿告申、此一兩年脚氣所勞、此間增氣遂以逝去、

不便無極、崇光院仕女三條御寵愛異于他也、宮々相應院弘助、入江殿

今御所、真乘寺御比丘尼御所、南禪寺阿榮藏主、叡藏主等五人彼御腹

也、法皇崩御之後、則爲比丘尼、仁和寺ニ草菴建立、号眞、被隱居了、舊院

侍女此人一人殘之間、御形見也、哀傷不少、御恩地事、大通院ニ被申置

之間、真乘寺御比丘尼御所御相續也、以勝阿相應院殿以下訪申了、

六日、晴、後深草院御記一卷文永三年十一月御記書寫、仙洞進之、此外部類記有御

用者重可進上之由申入、將又梨箏早速被修理畏入之由以狀申入、付

勾當了、琵琶仙家爲修理菊弟遣之、厩比巴修理出來云々、付廻可被進

之由令申、

七日、晴、自仙洞又有御書、部類記可進之由被仰下、御移徙部類記一帙九

卷御次第一帖進之、此記有三帙、有子細一帙先進了、

八日、晴、晚景指月菴參、此間乾藏主被座寺長老前燈錄被談義、爲御聽聞

暫可被座云々、携一樽參、椎野、三位、重有、長資等朝臣、慶壽丸相伴、盃酌了、和漢聯句有一折、子剋歸了、

九日、雨降、當所地下輩自去春有世病氣未退散云々、爲祈禱法安寺良明房召之、仁王講奉讀、將又世間流布事文有之、男女打賽有盃酌、

十三日、晴、聞、十種香有懸物、椎野盃酌被張行、

十四日、晴、於臺所雲脚茶會始之、侍臣局女、地下男共濟々相交、順事也、是每年儀也、抑御所舊跡石共自退藏菴以大勢引取云々、故御所御時所望申、御免之間取之由申、然而不申案内之間、瀧頭大石共不可取之由、以禪啓仰遺、瀧頭石除之、自余大石十三取之由被返答、

十六日、朝夕立、臺所順事、於行藏菴有會合、壽藏主頭云々、每日活計也、御前閑素徒然之外無他、侍臣非無所思哉、

十七日、晴、晝程有風氣、以外病惱、若瘡病歟、十五日聊有違例之氣、不審、十八日、自今曉違例取直、瘡病之條勿論歟、

後開、非茶順事、壽藏主別而張行云々、大光明寺へ御記以下概十二合預遣了、殊大事物也、

十九日、晴、良明房參令加持、其外大師御筆等濯之吞、不動愛染王行法一座、良明勲仕、自未斜更發、以外大事也、散々式也、

廿日、雨降、自曉違例醒了、抑退藏菴僧以筭落瘡病云々、病者之年ト瘡病發最初之日ト注賜て可落之由申、三位舉申之間如然注遣了、

廿一日、雨降、拂曉良明參令加持、又彼僧以筭落云々、自晝程再發、但夕方醒了、若影歟、

廿三日、晴、晚夕立降、良明參令加持、心神聊雖違例無發儀、於于今落歟、併良明加持、彼僧筭術効驗歟、可貴可喜、々々々々、

廿五日、晝夕立降、入風呂、散違例了、

廿六日、晴、今夜北大路邊有騷動、強盜云々、
廿七日、晴、夜前強盜數十人即成院ニ入、坊主、善基寮等亂入、衣裳具足等悉取云々、然而一人も不討留云々、有手引歟、預置記錄櫃一合も不取、古反古存知案内者之条勿論也、驚入之由以重有朝臣訪之、抑近衛局

腫物平愈了、今日被湯始云々、醫師大光明寺僧賜祿、予助成遣之、御前被參數日籠居、無心元之處、出頭珍重也、有賀酒、

廿八日、晴、室町殿院參、御茶順事御所様御頭也、被召參云々、

六月一日、晴、每事珍重々々、早旦愛染王堂參詣、椎野、三位以下相伴、抑乘船有張行事、三位令奉行、申剋舟津ニ出乘船、予、椎野、三位、重有朝臣、長資朝臣、阿賀丸三品、慶壽丸重有朝臣、壽藏主、地下輩禪啓、行光、廣時以下數輩乘之、河上遙漕出、獵師引網令取魚、然而魚不被取、以巢卷雖取之、更無魚、希有事歟、雖然其風情逸興、養眼、寶泉參、三位召之、兒兩人寶泉息、僧一兩人同參、一獻持參、船中酒宴催興、有云捨、予出發句、脇別而仰寶泉付之、第三三位付之、其後酒盛、音曲乱舞、小兒回雪天骨也、三位傾盃之時、翻袖、仍三品賜太刀、其還禮寶泉太刀長資朝臣ニ引之、地下輩乱舞盡其興、寶泉如此席祓候初度也、可謂眉目歟、入夜歸了、捶隨身、女中之宮筥賜之、於御所又酒盛、地下輩庭上候令乱舞、自他沈醉各退出、

二日、晴、椎野歸寺、數日御座、寺家被打捨之條不可然歟、正永參、昨日不參之條無念也、抑先日即成院盜人事令糺明、地下一庄、殿原、寺菴人供行者、土民等、悉於御香宮寶前書起請文、當座其失露顯者可召捕用意也、然而無指失、先無爲云々、七ヶ日之内有其失者可被罪科也、

三日、晴、前宰相參、良久不參、珍敷爲悅、則有樂、黃鐘調曲七、朗詠等有之、長資朝臣吹笙、樂了有盃酌、

四日、晴、早旦有樂、大食調樂七、朗詠二首、前宰相、長資朝臣候、抑王餘魚御笛名物御秘藏器也、源宰相私器不所持、有子細暫可申預之由申、雖無心預遣了、

五日、晴、早旦有樂、高麗曲七令吹、抑臺所茶順事滿散也、壽藏主爲頭、谷河井邊構會所種々被結構云々、其後入風呂、有乱會云々、正永早旦退出、葆光院御遺物唐繪二幅賜之、晚又有樂、盤涉調樂五、朗詠、長資朝臣候、樂了源宰相小一獻申沙汰、

六日、晴、早旦一越調曲五、朗詠等有之、樂了前宰相退出、聞新造仙洞來十
九日可有遷幸、仍自今夜鎮宅法被行之、阿闍梨妙法院宮云々、
七日、晴、祇園會結構、關東使節被見云々、長資朝臣鎮宅法爲指燭、今夜出
仕、

八日、晴、今出川宰相中將中納言昇進之由申、珍重也、

九日、晴、菊弟へ昇進事賀遣了、長資朝臣指燭參、着布衣云々、

十日、霽、長資朝臣歸參、鎮宅法嚴重之由語之、指燭殿上人六人也、皆布衣
云々、

十一日、晴、入香臺寺風呂、沐浴了長老坊へ被詔請、三位、重有、長資等朝臣、
慶壽丸候、点心以下丁寧也、三獻畢起座、此儀大通院御時每年一度被
申沙汰、吾代今日初度也、左府有書狀、中納言拜任事、文永三年十月後
西園寺拜任中納言、同十一月富小路殿御移徙御幸被供奉、以其佳例
所望申處、勅許無子細云々、上卿大炊御門大納言、職事藏人右少弁經

十興云々、

十二日、晴、夜大雨降、三位御酒海苳等持參、御前舟水入之、可爲順事云
々、每年有此儀、當年無沙汰之處申沙汰、神妙也、今日持齊也、然而一盞
落了、

十三日、雨降、早旦三位參、即成院盜人事令露顯云々、有白狀者名次彼男

申様、三木三郎助太郎、善所行也、是明房有不義事之間可討也、其次坊

主、善基等具足可取也、可被憑之由申、又有二三日三郎來云、有慶下野

狀了、然而即成院乱入之時者不相伴、其後御糺明嚴密之間、爲不露顯

次郎男可討云々、此条不可遁之間生涯也、仍白狀申、最初雖令領狀、其

時不相交之由以誓言申云々、有慶召則參、相尋之處、三木三郎有慶を

も相語了、所詮兩人與力同心之條勿論也、雖然當日兩人者不相交之

條堅申、又去年十二月十日楊柳寺へ盜人入、三木三郎所行云々、条々

白狀申之間、三木三郎事者、舍兄助太郎善理被懸仰、盜人露顯了、於三郎者被預置之由、下知之處、返答不分明、三郎ハ他行之由申云々、此上者可召捕之由沙汰人令評定云々、何様ニも白狀申兩人者、先可書告文之由申、於御香宮兩人書告文了、不思儀出來、言語道斷事也、

十四日、晴、祇園會結構云々、船水納涼順事、女中

對御方、近衛、今參、

申沙汰、内祭相

兼、抑盜人事、夜前助太郎善理、禪啓宿所ニ來申様、三郎事不審之間種々相尋之處、即成院推參事者、次郎男、有慶等爲張本、三郎を相語了、更三郎非張行之由、金打陳申、設告文千枚、雖令書不可痛存、所詮三郎を召具して、侍所へ可罷出、其時訴人有慶、次郎男をも被出て可被對決之由申、此儀可然之間、於侍所對決令治定云々、又善基申、其夜強盜人數有三郎男雖見知、恐怖之間于今不披露云々、已證人分明也、善基も召具して、三品侍所へ可罷出之由申、

十五日、雨、下彼白狀人今日侍所へ可召出之由治定之處、善理明日に申

延了、三位先出京、

十六日、晴、早旦沙汰人等

禪啓、有善、廣時、

有慶次郎男相具、侍所一色罷出、三木三

郎同罷出之由、善理申云々、沙汰人等於侍所相待之處、三郎不來、雖及晚不見來、三位所司代ニ此子細令申之間、三郎所行無不審、然者不可來之條勿論也、何様御移徙御幸以後罷下、彼與黨可召捕之由申、訴人有慶次郎雖可預置承之趣、無不審之間不召置、先返進之由申、仍召具歸參之處、於深草邊人々告來、善理以下惡黨等無垢菴ニ集會、卒人勢於松原待申之由告來之間、自途中地下人相觸致其用意罷下之處、於松原善理以下兩三人走來云、餘無面目次第候之間、參御迎云々、不及是非問答、馳馬歸參之由申、禪啓以下沙汰人等參、此次第申、言語道斷事也、先無垢菴ニ人を遣して、楯籠惡黨等令見之處、悉落失不見云々、就其三郎以下可召捕歟否、種々有評定、明曉可召捕之由治定了、予侍令思案、近日仙洞御移徙天下經營無他事、雖境内事惡徒召捕事不穩

便、若乃傷致害者、外聞不可然歟、其上善理畠山奉公之間訴訟申、公方
様へ可掠申之条勿論也、去々年與一男合戰事、前車覆所慎也、其上所
司代大儀已後可召捕事、先可閣之由申、不相待於私檢斷者、不可然歟之由相存
之間、明日可召捕事、先可閣之由三位ニ仰、然而盜人事者、公方様不可
及御沙汰之由申之間、重不及謂之、

十七日、朝夕立下、三木三郎以下此邊隱居云々、可召捕事所司代ニ重相
尋之處、犯人未見來、所詮被召捕可賜之由申、仍即時沙汰人以下、彼等
家ニ押寄之處、悉沒落云々、資財等兼運取了、至女童部皆逃散了、與一
善康以下與黨輩小家共悉燒弃了、善理家事者放火如何之由有評定、
御香宮神主也、畠山家人也、罪科人非張本、只盜人同心歟、相伴沒落同
罪一段也、無左右燒弃事如何之由評定、予殊雖申此所存、面々一同只
可放火之由申燒弃了、近郷輩馳參、彼盜人擲取召進輩可有忠賞之由、
近隣輩ニ相觸了、抑畠山ニ此事可被仰之由有沙汰、以愚狀三位可罷

向之由申、先無爲事散了、面々祖候、禪啓以下召前賜盃、

十八日、晴、無垢菴、助太郎善理
管領菴也、寺菴之間放火不可然、仍闕所了、即成院寄

進之、盜人根元寺物等被取之間、殊更寄進了、今日壞渡、抑三位畠山屋
形ニ罷向、以奏者委細令申之處、返事之旨腹立也、善理同訴申、彼申狀
黑白論也、再三令問答之間、何様明日御幸以後可致沙汰之由被返事、
仍罷歸云々、乾藏主、惣得菴、退藏菴、指月坊主、瑛侍者等客人濟々參來、
此事驚申、抑大工源内次郎參、門車突取替、是大通院御出之間穢了、先
例之間、在弘相尋之處、今日可被作替之由申、仍車突改替了、

十九日、曉、夕立、雷鳴、朝晴、但陰雲猶深、今日新仙洞、東洞
院、御移徙御幸也、酉

一點出御、事儀嚴重周備云々、供奉人散狀記別紙、攤簀被略之、水、火、童
黃牛等有之、文永三年十一月富小路殿御移徙佳例云々、天下大營、無
爲無事、珍重也、後聞、室町殿早出、富樫兵部大輔屋形新造、今夜移徙也、
彼へ爲御出被早出云々、

廿日晴、惠舜藏主大院宮未剋被歸寂、自去年脚氣興盛、追日增氣、于今存命不思儀也、雖存內事、當于時迷惑、哀傷無極、母儀對御方悲歎不及謂、此御腹御僧兩三人皆以被逝去、舜藏主一人相殘、又如此、母儀之不運也、連枝次第減少落力了、沒後事於禪照菴執沙汰、壽藏主每事相計云々、自去年有子細、寶嚴院塔頭被座、於此所閉眼之間、近所如廓內難儀千萬也、仍密々盜出云々、御所中不觸穢分也、寺菴僧比丘尼訪來、三位歸參、御幸見物語之、抑畠山返事、所詮不奉案內、既罪科事了、奉之條不得其意、宜伺上意、追可致沙汰之由申、終日數問答、以外腹立之間令計會云々、

廿一日晴、當所下司職事、廣時相傳云々、仍望申、此事去比退藏菴有申談子細、公方御教書被申沙汰者、下司職半分可契約之由申談了、善理職知行沒落之上者、被下安堵、退藏菴可契約之由申、自元相傳、理運之上者不可有子細歟、且退藏令契約者、地下無爲之基也、仍女房奉書賜之、

三位書下同賜了、殊畏申、沙汰人一獻進上申、地下無爲賀酒云々、將又僧昌訓小菴見卷性去與一騷動之時、善理押領昌訓追出了、仍可歸住之由歎申之間、可還住之由賜奉書了、

廿三日、以長資朝臣仙洞御移徙無爲珍重之由、賀申入、勾當へ以狀同申、室町殿へも以常宗申入、今夜仙洞被行仁王會云々、

廿四日晴、三木跡闕所事、半分可被下之由、三位望申、雖過分此間心勞且御恩不甲斐、々々問旁以不可有子細之由領狀則賜奉書了、自長階局小一獻進之、則賞翫、正永參、

廿五日晴、闕所聊藏光菴有寄進事、前源宰相參、廿六日晴、三位出京、就盜人事富樫兵部大輔ニ有可申子細罷出、三條帥中納言參來、不思寄爲悅、是舜藏主事被養君也、爲被訪也、則見參、殊更三獻勸之、此境內始而參云々、無指饗應所存外也、晚頭退出、正永退出、廿七日晴、三位歸參、富樫宿所へ罷向對面、盜人事委細申、何様公方へ可

披露申、不可有等閑之由申云々、一獻料三百鯉魚等遣之令悦喜云々、所司代ニも一獻料遣之、中御門中納言ニも一獻料遣之、管領有所縁之間此事爲申云々、諸方一獻爲上沙汰之、闕所跡公方更無得分、只如此煩計計會而已、壽藏主舟順事一獻持參、即成院坊主、善基一獻持參、点心以下丁寧申沙汰、は無垢菴寄進賀酒云々、一獻重疊、及酒盛前宰相、三位以下濟々祖候、

廿八日、晴、闕所之内、聊慶壽丸爲御恩賜之、與一合戰時爲闕所、大通院被下之、仍又安堵了、夜有盃酌、侍臣等張行云々、

廿九日、晴、闕所下地之内地下輩御所侍石立等、名田之本名云々、三木、善理等此間押領之間、如元可被下安堵之由、禪啓以下所望申、仍賜安堵了、其礼面々一獻進上、

卅日、晝夕立降、入風呂如例、六月祓事、依服暇可斟酌歟、先例不審之間相尋在弘卿之處、不可苦之由申、前宰相輪勤仕、有祝着之儀、抑先日仙洞

へ御移徙無爲之由、以長資朝臣申入、御物念之間永基ニ申置了、今日御返事被仰下、如此被申悦思召、何様被取鎮以御書可被申云々、委細仰畏入也、藏光菴闕所下地二反寄進、其礼ニ菴主參、一獻分被進、抑聞、今出川中納言嫡子二歳今曉死去云々、左府悲歎無申量云々、不便々々、故長頼朝臣息女腹也、殊最愛子也、

七月一日、天晴、初秋吉兆、幸甚々々、祝着如例、前宰相闕所下地小事御恩賜之、女房奉書遣之、奉公異于他之間、雖懸塵表微志了、殊畏申、相公退出、晚頭山崎超願寺ニ參、乾藏主御座有超請、一獻丁寧御用意令活計、三位、重有、長資等朝臣、慶壽丸參、禪啓以下地下輩濟々候、一獻了歸路、三木一黨宿所燒跡見之、

五日、晴、法安寺へ文書櫃十七合預遣、宸記等大事物也、將又比巴一面スユ甲ノ北藏ニ預置、

七日、晴、晡時小雨降、七夕梶葉法樂、依服暇略之、草花殊更五六瓶立之、花

面々所進令略、但光臺寺一兩瓶獻之、御節供廣時申沙汰、爲下司役自
往古被定置、而近比善理下司職雖知行、不致沙汰之間中絶了、廣時下
司被補之間、任往古之例令勤仕、珍重也、入風呂、其後節供令祝着、新仙
洞御花合被結構云々、有御樂、

八日、晴、自今日精進、于蘭盆看經、鄉秋參、依舜藏主事無樂、只雜談、仙洞七
夕御樂、花合等、於公卿座有之、御樂及曉天被始、盤涉調、採桑老、万秋樂
破蘇合急、秋風樂、白柱、輪臺、青海波、千秋樂、所作人太炊御門中納言以
下也、月次御樂人數皆參、但左府不參、追加宗繼朝臣、座所、抑中院少將
光相朝臣着布衣參、公卿殿上人悉直衣、々冠也、而只一人布衣也、御樂
被始着座之時被御覽付、以宗量卿布衣不可然、可退出之由被仰、此事
兼日季保朝臣ニ尋之處、内々伺申入間、布衣不可有子細之由有御沙
汰云々、仍所參也、非自由之儀之由申入、重勅定、季保朝臣ニ追可有御
尋、先可退出之由被仰、則起座、御樂了退出之時、季保朝臣之袖を引留

て、光相數問答、剩季保朝臣を令放言云々、所詮彼朝臣不伺申入、私相
計布衣不可有子細之由申云々、後日季保朝臣御突鼻、以外有逆鱗云
々、鄉秋闕所下地所望申、此地皆兼約之間不可叶之由仰之、

十二日、晴、鄉秋參、闕所々望事、以左府舉狀又歎申、先度已不可叶之由仰
之處、又如此申、不可說也、然而左府吹舉難去之間、何様便宜御訪可被
下之由賜奉書了、

十三日、晴、陽局出京、墳墓參云々、今夕寶嚴院塔頭有施餓鬼、僧六人、維那、大光
明寺、維那也、執行、壽藏主申沙汰也、雖比丘尼所有錯亂事、自去年禪僧居住
不甘心事也、勝阿參、則退出、

十五日、晴、蓮供御祝着如例、晚景大光明寺施餓鬼、聽聞ニ參、先指月ニ行、
時剋寺ニ參、於地藏殿長老對面、干飯、茶子等獻之、侍臣同食之、則入棧
敷、山門、敷女中同候、施餓鬼、聽聞了、佛殿燒香、次檻塔御廟前奉水向、燒香
了、歸、夜石井念佛拍物密々見物、

十六日、晴、惣得菴參來、數剋言談、聞陰陽師三位泰家今日他界云々、仙洞室町殿御祈禱申、權威富貴者也、予自年少爲管領如八卦進之、不便無極、

十九日、晴、故南向左府母儀明日一回也、仍提婆品一卷自寫、布施二百菊弟へ遣之、畏悅不知所謝云々、左府自十五日、三日病以外病惱云々、抑無垢菴下地田一反、惣得菴令寄進、大通院舊勞異于他之間、別而寄進了、聞來廿三日仙洞へ行幸、暫御逗留、廿八日舞御覽荒序、万秋樂秘曲等可有御沙汰云々、長資朝臣行幸供奉入御點、舞御覽ハ被除之間可所望申云々、晚頭爲納涼出頭、昌訓小菴之跡有清淨井水、可有納涼之由壽藏主申問行、誠冷水也、井邊構座敷、冷物等浮水種々、令用意有其興、三位、重有、長資朝臣、阿賀丸、慶壽丸、壽藏主候、折節正永參、神妙也、昌訓小菴賜安堵、其悅事歟、歸了有樂、

廿日、雨降、有地藏講、來廿四日引上、善基參勤如例、頭人予、對御方、前宰相

以下七人也、齊食如例、抑推野殿被申、大通院無御讓可被料所割分之由有所望、仍當所僧坊田之内少分進之、計會之間聊表微志了、將又無垢菴屋敷行藏菴ニ賜之、又法安寺藥師燈油料、自去年奉行三位令違亂、佛物違亂不可然之間、三位ニ令問答、寺家返付了、良明房參、殊畏申、名壺獻之、今夜田向有燈爐供養云々、

廿一日、陰、鄉秋參、盤涉調樂七、三位打大鼓、長資朝臣三日病以外也不候、行幸供奉如何、

廿二日、雨降、鄉秋祝候、黃鐘調曲七、盤涉調一兩令吹、

廿三日、雨灑、入夜甚雨、仙洞有行幸、內府、左大將以下公卿十人、次將十人云々、散狀可尋記、長資朝臣違例雖不快、押而出仕、

廿四日、晴、昨日行幸、酉剋出御、事儀嚴重云々、舞御覽事、長資朝臣所望申入之處、三位有所作者可有御免云々、然而三位稱有腹病故障申、長資重猶所望申云々、良明房小一獻持參、

廿五日、晴、長資朝臣今夜万秋樂秘曲令傳受、郷秋授之、受者束帶、師範布衣云々、舞御覽所望之間俄傳受、爲道聊余如何、近日風儀世皆如此云々、

廿六日、晴、長資朝臣所作事、先日仰同前然而三位猶故障申云々、聞、昨日室町殿院參、順御茶事頭役申沙汰、一獻料五千疋、懸物數十色持參、重寶共取孔子、主上、夕皇、日野一品入道、廣橋大納言、三條大納言、日野中納言、義資朝臣、永藤朝臣、持經、女房二位殿、上蔭、日野一品入道室嫁、勾當内侍、幡磨局等取之云々、聞、左府所勞以外云々、賴直朝臣令療治、舞御覽出仕不可叶云々、驚入者也、

廿七日、陰、仙洞、室町殿八朔進物事、服暇之間可斟酌歟否、諸方相尋之處、近日雖服暇中人々獻之、不可苦之由有意見、仍比興之物共令用意、廿八日、自夜甚雨、已剋雨脚止、今日舞御覽也、酉初點舞初、參音聲、春庭樂、振舞左右、賀殿百拍子、長保樂、陵王有荒、納曾利、太平樂、狛棹、萬秋樂有秘曲、

新鳥蘇、散手、歸德、青流波、胡德樂、拔頭、八仙、退出音聲、長慶子、荒序、所作笛景親、笙幸秋、大鼓藤秋、鉦鼓氏秋也、賀殿、百拍子未傳受輩不可所作之由被仰、不所作云々、青海波、墻代、舞人許立、樂人、舞人散狀可尋記、左府所勞之間不參、長資朝臣遂無御免不參、無念々々、

卅日、晴、重有朝臣爲使菊弟へ遣之、左府所勞問之、聊取直云々、然而窮屈更不本復、扶病氣片時被對面、御使恐悅之由被申云々、今年五十三也、八月一日、晴、吉兆、每事幸甚々々、八朔禮物如例、吾代初度之間、外様近習如舊例悉獻之、令祝着、早且仙洞室町殿進物獻之、仙洞酒海一、銚子提、茶碗、大鉢一、銚子提、引合五十帖、仙洞付永基獻之、室町殿無申次、以折番進之、御室前々故御所雖被進之略之、相應院同略之、宮中外様、椎野、菊弟、三條、勸修寺、葉室、勾當局等進之、三位一獻如例、

三日、晴、室町殿御返到來、練一貫三重、太、振、金伏輪、恒例不相替令祝着、菊弟三日憑如例年、正永、永基今日獻之、永基初、壽藏主御憑一獻也、惣得菴主、理勝、明

應永廿四年八月

六三

元、喝食等入來、一獻持參、先日小田寄進悅事云々、一獻重疊及數獻、三位以下候、

四日、晴、前宰相參、一獻持參、御憑獻之、勝阿同獻之、室町殿御返小袖、女中對御方、近衛局、今、上薦、今參各一、賦之、

五日、晴、源宰相祖候之間有樂、太食調曲十、朔詠、抑長資朝臣不吹笙、舞御覽再三、雖所望無勅許、仍笙可閑所存歟、不審楚忽之儀歟、樂了有一獻、室町殿御返初度之間爲祝着所張行也、宰相、三位以下候、地下輩兩三人候、聊及酒盛、

六日、晴、彼岸初日也、入風呂、精進如例、蔭藏主來臨、聊一獻被張行、抑僧坊田事、葆光院被割分申了、但當年者不可被進、自後年可被進云々、而自當年可有御管領、重可賜安堵之由藏主奉之、難儀之由雖申、再三奉之間先領狀申、理不盡之御沙汰也、有樂、一越調樂八、朗詠等也、

七日、雨降、早且有樂、双調、安名尊、鳥破、美作、同急、賀殿急、律万歲樂、伊勢海、

三臺急、予催馬樂四絃相兼、前宰相哥笛同兼之、摸御遊之儀、蔭藏主入來、僧坊田事被責伏之間、御一期之間可有御知行之由進愚狀畢、源宰相退出、

八日、雨降、前宰相板輿之材木荒作進之、予乘輿不所持闕如之間、宰相所領濃州自加納郷召寄進之、芳恩之至不知所謝、別而忠臣異于他之間、不顧窮困、施芳志之條、以何可報謝乎、濃州美物等同獻之、去舟順事、重有、長資朝臣申沙汰、有盃酌、

九日、雨降、時正中日也、令持齋、寺長老以衣鉢侍者、法號事、鹿苑院御催促之書狀可賜之由被申、則書遣之、又疏注口覺經四帖可返賜之由被申、則返遣了、

十一日、晴、御香宮神主職事令補善國御所而辭退申、其故者神主善理神田悉沾却了、仍神役可致沙汰事難治之由申間、伴神田買得之輩令勸落神役如元可執沙汰之由奉行、下奉書了、權現、山田宮神田同前云

々、同可勘落之由下知了、

十二日、晴、時正結願、令持齋、室町殿放生會、上卿參行、自今日八幡下向云々、供奉公卿、殿上人御點云々、長資朝臣次將定役也、供奉可相兼之由被催云々、椎野入來、

十三日、晴、三位長資朝臣自今夕八幡ニ參、

十五日、晴、放生會、神人有詔訴、奉押神輿、然而即時被遵行、神幸無爲也、室町殿至還幸有着座、嚴重被執行云々、上卿、式部卿內大臣、參議時房朝臣、弁藤光、少納言長政朝臣、次將資雅朝臣、長資朝臣也、內府扈從公卿廣橋大納言、三條大納言、北畠大納言、中山中納言、日野中納言、但俄有輕服事不參、時房朝臣、殿上人義資朝臣、雅清朝臣、教豊朝臣、資雅朝臣、長資朝臣、宗繼朝臣、長政朝臣、時元朝臣、元長朝臣、有定朝臣、隆夏朝臣、藤光、經興、宣光、俊國、源持經、地下前驅六人、俊經朝臣、經泰朝臣以下云々、隨身帶刀十二番衛府々々、御後官人明章云々、半更事了、今夜名月之間一折張行予椎

野、重有朝臣、無人之間只一折畢閣之、

十七日、陰、名月一座、今日百韻賡了、明盛候、盃酌聊張行申、

十八日、晴、御所舊跡ニ出、椎拾、椎野、重有、長資等朝臣相伴、

十九日、雨降、筑前國住吉本社領家職事、三位有申子細賜奉書了、

廿一日、陰、左府三日病以後不食之由聞之、仍河邊鯉魚、鱸魚等遣之、甲斐々々敷被悅喜、八朔返同遣之、遲引比興也、

廿二日、雨降、椎野一獻申沙汰、僧坊田之内割分申、賀酒云々、双六有打勝、

八朔餘慶懸物ニ出之、又落孔子ニ取、面々入興、左道物共各取之、

廿三日、晴、椎野被歸寺、

廿四日、霽、室町殿南都下向、暫可有逗留云々、長老達被相伴、相國寺、鹿苑院、勝定院、等持寺、崇壽院五人云々、御香宮神主職事善國領狀申、今日補之、

廿五日、晴、退藏菴主參來、當所下司職半分、廣時契約事、別而寺家ニ可被下奉書之由被申、仍遣之、其礼一獻分持參、

廿六日晴、去船順事、予未役之間、今日令申沙汰、抑所司代以狀申、三木助太郎善理御香宮神主之間、來月一日祭禮神事可執行之間、歸住、先可有御免之由、被仰出云々、返事自是、可申之由、返答了、室町殿南都御座之時分、号上意之条不審、中央之儀歟、

廿七日、雨降、三品侍所へ罷出、昨日返事爲申也、

廿八日、晴、即成院ニ行、被預置文書櫃爲按合也、本目六ニ有參差事、如何以前百六十一合也、而百五十九合有之、二合不見、不審也、坊主一獻申沙汰、不思寄爲悅、及晚歸、聊令違例、若瘡病歟、入夜以外令病惱、抑小芹河小田爲闕所下地間、名主職地下輩良村、有善、禪、光、宛行了、而爲三ヶ庄之内間、永藤朝臣無故令違乱云々、彼代官ニ事子細申披了、仍落居之間、給主令蒞田之處、無是非蒞田人を追上云々、忽及耻辱之間、給主等卒人勢重可蒞田之由申令猥雜、何様ニも先不可有楚忽之儀之由下知了、追永藤朝臣代官ニ相尋之處令懇望云々、三位歸參、所司代對面委細

申含了、不可有等閑之由申云々、

九月一日、晴、夕雨降、祝着儀如例、抑自南都鹿苑院有書狀、善理事於理非之段者、追可有御沙汰候、御香宮祭禮ニ先有御免可被遂神事之由、愚僧被召て直被仰下、如此御意之上者、可有御免云々、雖存内事驚存、然而御口入之上者、祭禮出仕許者、不可有子細之由返事了、但今夜神幸新補神主義國但子息小童爲代官、令供奉、無爲ニ執行了、師子不參不審也、自晝程令違例、瘡病勿論歟、仍神幸不拜見、

三日、雨降、瘡病發、早旦以授書記、雖令落又發、但影歟、小時醒了、室町殿自南都上洛、便路大光明寺片時入御云々、

四日、時雨時々降、聊雷鳴、三位出京、鹿苑院富樫等ニ三木事以目安令申、爲使罷出了、新神主小童着淨衣、參、聊一獻持參、善理安堵之上者、雖爲暫時、先祝着參賀云々、神妙也、扇等賜之、

五日、晴、瘡病發日也、退藏僧有秘術之由申令落之、寅時汲井水、東方吞神

符以桃枝拂身其効驗歟今日落了、

六日晴三品歸參鹿苑院富樫等委細令申不可有等閑今明之間可披露

申云々善理一人人事者爲上意之上者歸住不可有子細於自余輩者經

廻不可叶之由堅歎申入了安一座頭參平家雜藝等申、

八日雨降入風呂御香宮祭禮結構云々御所門狹小風流笠不入門內之

間田向宿所芝俊阿家爲神幸路之間見物可行之由三位ニ令申不可有子

細棧敷可用意云々今夜菊綿着之如例、

九日朝間雨降晝晴節供如例三位以下行豊等候祝着了入棧敷女中對

御方近衛今參等相伴惣得菴比丘尼達此外男女濟々在棧敷棧敷以矢櫓構

之先有一獻祭漸渡先風流笠拍物次神輿御子神主各騎馬次頭人新左

衛門有善薄色織狩衣騎馬僮僕練童四人中間等如恒次隨兵數十人着色々

麗也禪啓依宿願渡之云々次又隨兵數十人着美麗腹卷此中ニ小松内府重盛鎧一

兩有之赤糸鎧金物銀殊以美麗也、是寶泉立願次風流笠拍物等渡了當年結構驚目了神幸無爲珍重也神主善

理子息小冠供奉新補神主同供奉了其後一獻數巡有酒盛三位行豊

等音曲施藝了以外沈醉歸了自今日百日四絃音曲和哥等令稽古和

哥者今出川中納言短冊進之家會每年詠之仍詠遣、

十日晴師子舞參祿物如例賜之今夜山田宮有猿樂聞室町殿八幡參詣、

自今日七ヶ日參籠云々、

十一日晴法安寺并權現有猿樂自法安寺可有御見物之由申之間密々

入棧敷前々故御所御時も度々有御見物仍令見物重有朝臣長資朝

臣行豊周郷喝食等相伴猿樂三番賜太刀良禪上人坊主棧敷ニ參一

獻聊被申沙汰猿樂了又權現猿樂見物棧敷仰禪啓令用意三位壽藏

主珠侍者今度者祖候令見物猿樂四番仕三品賜太刀聊有一獻禪啓

申沙汰深更歸了抑三木事鹿苑院室町殿へ被伺申之處於神事者執

申了餘黨以下自余事更ニ不可有御倚之由被仰云々珍重也益直參、

播州國衙檢注事有尋子細、



十三日、晴、遊山ニ出、松原邊いくち取、重有、長資朝臣等相伴、今夜名月賞翫、一折令張行、

十四日、小雨降、幡州國衙檢注事、奉行經興ニ令申、重有朝臣爲御使罷向、郷秋一越調曲七、長資朝臣不及祖候、一向笙閣分歟、郷秋種々諷諫不用云々、無勿躰事歟、

十五日、雨降、室町殿八幡御參籠、今日有舞秘曲御法樂云々、重有朝臣歸參、國衙檢注事、經興領狀申云々、珍重也、抑信州五ヶ庄事、大通院御時被進院宣、兩三年御知行之處、去年薨御之刻、山科宰相自仙洞被下奉書之由申押領了、此次第仙洞へ欲歎申入之處、兎角不得機嫌打置了、夜前重有朝臣爲御使、以永基披露申之處、更ニ不被知食云々、被下奉書事、無其儀之由堅被仰下、重此方へ可被下奉書之由被仰下、先以安堵了、彼卿掠申歟如何、

十六日、雨降、室町殿八幡御下向云々、國衙檢注事、奉行勸修寺經興ニ成

下令旨了、重有朝臣書之、年預雖未補、先令書、且左府、源宰相等令談合被計申了、抑三木闕所之内小芹河小田事、永藤朝臣猶令違乱之間、禪啓一獻料_{五百}遣之、罷向委細申之間、可止押妨之由申云々、落居珍重也、

十七日、晴、來廿二日男共伊勢參宮云々、仍餞送一獻賜之、三位、重有、長資朝臣、壽藏主、正永、女官賀々、局女別當、地下明盛、禪啓、廣時、良村、善國等濟々參云々、

十八日、晴、有地藏講引止了、善基參勤如例、頭人乾藏主以下五人也、參宮人々、自廿日入精進屋、予服暇之間、御所中不可祖候、面々退出、聞、室町殿今日御參宮、扈從公卿北畠大納言、裏辻中納言、藤宰相、殿上人義資朝臣、永藤朝臣、雅清朝臣等云々、此間諸社御參籠、別而有立願云々、何事御願乎、世人不審云々、有巷説、

廿日、晴、正永參、不入門内直入精進屋、精進屋善國家云々、

廿二日晴、早旦參宮人々罷立云々、吾心中令所願成就者、代官を沙汰立可令參宮之由立願了、御所舊跡ニ出、姬宮、對御方、今參、御寮玄經等相伴、落椎拾之、惣得菴理勝以下兩三人參會、於不動堂惣得一獻被張行、不思寄申沙汰也、前宰相參、折節爲悅、是兼日召之、參宮留守之間、無人爲祓候也、則音曲所望、及酒盛其興不少、及晚歸了、抑鹿苑院主大光明寺被來、今夜逗留云々、此境來臨、以次有見參之志、藏光菴申談、可然之由被指南、則以使者令申之間、自是欲申入之處、御使悅存、尤雖可入見參、九月無何令斟酌、可期向後之由被申、重遣使者、當月誠雖懸意適、御次難默止、片時可入見參之由令申、然而猶故障、所詮室町殿御留守之間密々所參也、入見參者不可有其隱歟、旁斟酌云々、此上事者強不及申之間、以前宰相令申其礼了、不見參之條無念也、

廿三日晴、鹿苑院主早旦被歸云々、室町殿參宮下向云々、前宰相祓候之間有樂、盤涉調曲九、朗詠等也、惣得菴、理勝等令詔請、昨日還礼也、音樂張行殊被入興、入夜被歸、一獻前宰相令申沙汰、神妙也、

廿四日晴、早旦自菊弟松取ニ來、兼日約束了、庭松一本、禪啓庭松二本遣之、將又海石一遣之、田鑑和尚大通院ニ被進置石也、殊勝名石也、左府以源宰相被所望申、雖無心預遣了、有樂、一越調曲十、朗詠一首、次舞立、万歳樂、長保樂等也、抑鳥羽院御拍子、大通院御時源宰相申預了、而今日返進申、予音曲沙汰之間、可有御秘藏者也、仍返進之由申、感悅不少、廿五日晴、早旦有樂、右樂七、次習朗詠、更闌夜靜於于今雖老學勵稽古也、入夜又舞立、賀殿、地久、太平樂、狛棹、朗詠等有之、郢曲、文書、後深草院、伏見院、崇光院勅書、宰相持參令見之、當道重書也、

廿六日晴、景清、鄉秋參、有樂、平調、慶雲樂、三臺急、泔洲、春楊柳、五常樂急、朗詠、德是、勇勝急、林歌、次舞立、万歳樂、退走德、太平樂、狛棹、陵王、落蹲、笛宰相、景清、笙、鄉秋、右時、大鼓、鄉秋打之、平調樂、無爲、殊勝也、舞立、陵王、落蹲、比巴聊引損了、尤比興々々、樂了、賜杯退出、夜又古鳥蘇、皇仁、破急、敷手、

納會利等稽古了、芝殿、禪光等小一獻進之令賞翫、

廿七日、雨降、双調樂九、催馬樂、安名尊、此殿、席田、美作、律伊勢海、更衣、拍子

宰相、予付哥、舞立、三臺、皇仁等、朝夕稽古之、

廿八日、晴、早且有樂、黃鐘調曲八、朗詠、三秋與宮習之、催馬樂、表山、田中井

戶難波海等稽古之、

廿九日、晴、大食調曲十、朗詠、願以今生世習之、晚又盤涉調曲九有之、抑真

乘院御比丘尼故法景愛寺長老ニ請申云々、室町殿被計申、再三雖被

故障申、強被申、依嚴命御入院治定云々、就其可申助成之由奉之間、雖

不存等閑、計會之式難事行之由申、乍去便宜御用者不可有等閑之由

申、源宰相虛空藏一幅新御所賜之、所望之間遣之、

卅日、晴、參宮人々下向云々、坂迎地下輩宇治へ罷向、源宰相も罷向云々、

勝阿參、無人之間可祖候之由、兼日仰之處、計會之間、于今遲參云々、一

獻持參、則退出、坂迎事、前宰相、阿賀丸三位地下殿原、於宇治張行、又於

木幡地下人村々輩令用意云々、秉燭以後面々下向、無爲無事之由申、

珍重也、重有朝臣、女官等宮筒共且獻之、抑源宰相自宇治歸路、以外事

損云々、是へ歸ニ不及之間、善祐家ニ令宿、前後惘然之由告來之間驚

入、遣重有朝臣問之、蘇香口等賜之、沈醉歟、若不淨負歟、様々療治聊取

直云々、御子令穉之後、人心地出來、不淨負勿論歟、取直之条喜悅、

十月一日、時雨降、初冬告朔、幸甚珍重々々、參宮人々面々宮筒種々進之、

前相公違例本復參、殊爲悅、禪啓小一獻申沙汰、夜一越調樂五有之、

二日、晴、高麗曲十有之、其後入風呂、夜有一獻、參宮人々先日餞送其還禮

又面々申沙汰云々、抑幡州國衙別納檢注事、爲御恩令知行、男女ニ成

下令旨、重有朝臣書之、雖非年預檢注令旨、彼朝臣一筆ニ書之、

三日、晴、參宮坂迎還禮、今日於行藏菴有會合、前宰相以下殿原、地下人百

人許經營云々、堂上地下混乱同座頗無骨也、宰相後日難之、近日雖風

儀、卿相地下人酒宴會合座烈先例不弁、所詮罷向後悔之由語之、夜有

樂平調曲十朗詠、舞立、泔洲、林哥、拔頭、落蹲、次催馬樂、律青柳、庭生、朗詠
早歌神祇、等令稽古、宰相盃酌聊張行申、

四日、晴、早旦、双調樂八、樂了、宰相退出、數日、祖候、殊為悅、伊勢名物等少々
割分賜之、

五日、晴、藏光菴紅葉盛之間、令一覽、重有朝臣以下相伴、坊主暫言談、一山
墨跡二鋪返遣、是大通院御時、雖被召置、寺物之間返遣了、其後指月ニ
行、小時歸、無興遊之儀、寒嵐拂面、落葉插頭而已、壽藏主伊勢宮、筭別而
被進、不思寄為悅、今夜亥子也、三位以下候、

六日、晴、芝殿參、此間可參宮云々、聊賜杯、聞、今日北野一万部御經被始云
々、

八日、晴、夜大光明寺長老參來、夜中何事哉、不審、念對面之處、衣鉢法號事、
鹿苑院主今日被染筆之間、念持參云々、自去春令所望之處、于今無沙
汰、無心元之處、到來喜悅千万也、近日僧中權威異于他之間、殊所望也、

且過去宿緣現在名聞也、長老夜陰被來之條、恐悅之由申、則被歸、
九日、雨降、大通院御一廻漸近々、仍法花經一部自今日一筆書寫企之、為
表懇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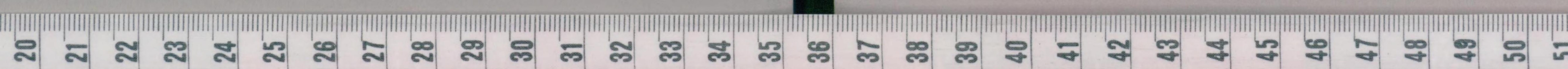
十日、晴、三位出京、鹿苑院為使節、法號之札馬一疋進之、但代五百疋遣之、龍
蹄難得之間、雖乏少
香点分
送遣了、以愚狀進之、帥中納言伏見院宸筆被所望、詩哥懷紙、寫本假名
源氏
詞一卷遣之、將又八雲抄被借用之間、六帖愚筆遣之、故內府入道實繼
公

被進置、顯注蜜勘一帖可返賜之、由被申、雖不存知、與書等顯露之間返
遣了、參宮人々芝殿以下今朝罷立云々、

十一日、晴、三位歸參、鹿苑院留守也、仍祐藏主ニ申置、香点分預置云々、

十三日、晴、鹿苑院以祐藏主有返報、龍蹄牽賜之條、恐悅之由、懇勸有返事、
凡書狀始而被返事、大工源內次郎庸琵琶加修理、先度菊弟遣之、雖加
修理又放了、秘藏器連々放之、条珍事也、

十四日、晴、故新御所御方與持佛堂相合障子、立隔之樣、令室禮、源內次郎



作之、抑予吉服事、以前宰相尋在弘之處、來月中可沙汰云々、可爲十二月歟之由尋之處、先例雖有引上事、一月延引曾以無其例、不可然云々、十一月吉服日時追可勘申云々、抑禁裏來廿九日可有御筥始云々、御師範行秋也、又室町殿若公來月可有御元服云々、

十六日、晴、入江殿今御所就法安寺田事有承旨、故真修院被讓與云々、此事有子細、去應永三年三月ニ法皇教仲ニ被宛行了、然又三條局眞修院一田ニ被下之條、一事兩様之御沙汰歟、但前後不審、可用後判之間、何様御書を可拜見之由申了、凡法安寺田六町之内二町者、真修院爲御恩管領也、當時眞乘院御比丘尼御所御知行也、三町者法安寺勒王院等知行也、今一町當方知行也、六條殿御影供御爲料所被宛行了、而此一町真修院一田ニ始終可被知行之由有御書、仍入江殿今御所讓與申云々、多年無其沙汰之處、只今如此奉之条令迷惑、難叶之由、再三申之處、結句可有御押領之由、行藏菴へ被下知云々、行藏菴法安寺田二町自元被奉行、仍如此被仰、既及噉々御沙汰之

間令計會

十七日、晴、眞乘寺殿來廿五日景愛寺へ可有御入院云々、御助成不事行之間、御茶五十袋獻之、且御所望也、抑御承仕明盛有不思議之企、室町院領武藏堀池事、明盛亡父唯玄法橋爲御恩暫時知行畢、以其由緒仙洞へ望申云々、是へハ無申旨之間不存知之處、地下へ既相觸之由、勝阿注進申、此地勝阿令奉行爲御恩、不審之間、明盛ニ尋之處、無是非返答、内々傳聞、院宣望申、又是へ御口入事も申入云々、何様ニも所望申條勿論也、此地花園院以來、永圓寺ニ有御寄附、預所職者、勝阿知行人夫者是へ召仕者也、最小所也、何様ニも先是へ不申、直仙洞へ望申、奇恠也、室町院領永代可管領之由被成勅裁了、而公方へ訴訟不義之至也、依之明盛其後不見來、不可說々々々、今夜亥子也、

十九日、晴、參宮人々無爲下向云々、三位、重有朝臣、長資朝臣、行豊以下、於當所權現坂迎云々、芝殿依參、父子共罷向、可謂繁昌哉、

廿日、晴、召番匠持佛堂室札令作直、昨日坂迎還札、於田向會合云々、
廿一日、晴、三品入江殿へ參、法安寺田事委細令申、良明房參、法安寺住持
職事内々有申子細、仍先賜女房奉書了、

廿二日、晴、御所舊跡故左府被所望、自大通院御時兼約也、今日大石五遣
之、自退藏菴大略引取了、相殘石少々遣之、抑仙洞祀候別當局菅宰相
息女
菊弟へ以狀申、明盛申、武藏堀池事自仙洞可有御口入云々、然而遲引
之間、所務已可過之間、内々申之由被口入、此事難儀之子細沙汰舊了、
難叶之由可被傳之由、左府へ返事了、

廿三日、晴、早旦自菊弟以雜車大石共被取之、又五遣之、彼是十遣了、御所
侍父子奉行へ來、舊好之間召前見之、子息小冠以外成人了、聊賜酒、三
品歸參、入江殿へ參、今御所有御對面、法安寺田事委細申入了、所詮法
皇御書拜見、應永三年六月十三日被染宸筆、眞修院拜領無子細云々、
法皇御沙汰乍恐參差也、同三年三月日教仲へ被下了、一分、不經幾日

數、同六月眞修院へ被下云々、御寵愛之餘歟、又御老蒙歟、時宜尤不審、
然而沙汰之法用後判之間、此上者難申異儀者也、六条殿御影供御料
所可闕如之條、自何も令計會而已、

廿五日、初雪如霜降、不及賞翫、今日眞乘寺御比丘尼御所景愛寺へ御入
院云々、室町殿如此被計申之條、可謂御果報者也、於八幡自今日三ヶ
日法花經奉讀云々、北野經衆千口參云々、室町殿御願也、

廿六日、晴、鄉秋參、太食調樂十有之、

廿七日、晴、鄉秋參、盤涉調曲九令稽古、

廿八日、霽、三品宿所今日事始、先假屋一字建之、此敷地者寶嚴院管領之
地也、大通院御時申賜了、御所南面之間近々無爲爲悅、材木御香宮權
現等神木共切之、神慮如何、可恐事歟、抑除服事、在弘勘進申、十一月廿
二日吉日云々、吉服用意計會也、壽藏主爲使、入江殿へ法安寺田事有
申子細、

廿九日、雨降、恒例薪順事、自今夜始之、於御湯殿上有此儀、重有朝臣申沙汰也、各以孔子結番了、亥子也、如例、聞、禁裏御笙始今夜也、室町殿御參内云々、於臺盤所有此儀、幸秋衣冠參、庭上奉授之無祿云々、抑今夜清水之北斗堂燒失云々、白河院勅願寺也、其後後白河院御時炎上、其後于今無爲云々、冥慮如何々々、以前宰相景愛寺へ御入院無爲珍重之由賀申、

卅日、霽、壽藏主歸參、法安寺田事、所詮自當年至明年三分一可進之、其以後一田ニ可進之由申之、然而猶分明之無御領狀云々、

十一月一日、晴、每事幸甚々々、椎野預置落蹲面一召寄了、

三日、晴、薪順事、陽局申沙汰如例、聞、崇賢門院仙洞へ御幸云々、室町殿同院參、

四日、晴、法安寺住持寺職事、良禪上人中風以外之間、良明房ニ被附屬、命申ニ可被下安堵之由被申、仍可賜安堵之由奉行ニ仰之、

六日、晴、良明房安堵事、奉行三位書下云々、仍良明參一獻分持參、相當吾代被補住持職之条御寄縁之至也、別而可申御祈禱之由申、神妙也、

七日、朝、初雪降、一寸餘積、風景甚深、陽明局一獻申沙汰、初雪之時恒例之沙汰也、三位、行豊、壽藏主等一獻持參、自方々濟々出來、吾代雪賞翫初度之間殊祝着、一獻數巡、音曲等酒盛其興不少、以外沈醉了、其後入風呂、抑今夜田向上下庭田へ移住云々、宿所造作之間、爲方違暫借住云々、芝宿所壞渡云々、

八日、晴、自今日精進潔齊也、大通院御一廻寫經等令看經、

九日、晴、勾當局今伊勢參詣、其便路可參云々、先山田ニ落着、晚景被參、御宮筥等持參、吾代初參之間殊爲悅、每事言談、則有一獻芝殿同參、三位、重有、長資等朝臣、行豊候、及數獻音曲等酒盛有其興、勾當局女宮内召前令賞翫、今夜被祝候、

十日、晴、早旦勾當庭田ニ行、三位詔請云々、今日被逗留、心靜雜談、惣得菴

參來、彼局爲見參云々、夜有一獻、予所張行也、抑經典有書狀、國衙檢注事、國大損亡之間、當年沙汰不可叶之由、飛脚到來云々、御佛事要脚至今日不沙汰出之間、周章無極、

十一日、雨降、勾當今日被歸、先有一獻、是壽藏主彼局賞翫云々、禪啓又挿進之、一獻重疊及乱舞、宮内卿御前祓候、別當尼公同候、尼公乱舞老狂、斷腸、一獻了被歸、殊更引物兩種賜之、抑今日菊弟大納言并中納言万秋樂傳授、左府授云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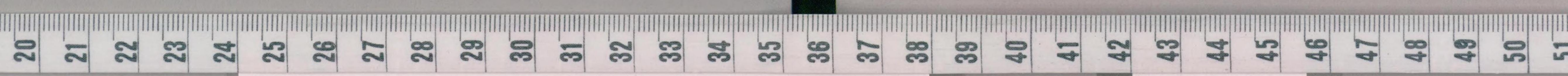
十二日、晴、法安寺田事、先日以壽藏主令申之趣、先御領狀也、仍自今年至明年半分先進之、其以後一口可有御知行之由進愚狀了、御一瞬之間可有御管領之由申、而永代可管領之由、被書直可賜之由重奉之、凡女中御恩一期領主之由、崇光院有御置文、又代々御遺誠同前也、不可叶之由重申之間、其後無承旨、抑富樫寺長老ニ有書狀、善理神主職事未安塔之由歎申、爲上意之上者、可被返付之狀也、此事去九月祭禮之時

免許了、於神主職者安塔無子細者也、若掠申歟、如何之由返答了、

十三日、晴、乾藏主光臨、御佛事申談、御時中可有御座云々、大光明寺御佛事自今、七ヶ日勤行云々、抑長老天龍寺登用事、今日公文到來云々、仍近日被退、御佛事等相憑之處落力了、抑三位宿所今日立柱上棟也、蟪但代物一疋遣之、畏悅申、戊剋有上棟之儀、爲見物密々行、女中同相伴上棟之儀如例、馬三疋引廻了、事訖歸、其後三位一獻持參、殊更上分獻之云々、精進之處魚食被落了、抑上棟儀式無何記之、

大工着布着膝突持御幣三拜、次引頭直垂、登棟立御幣、次槌三度打之、次引馬御所御馬青、大工取繩小拜、次本所馬鴨毛、作法同前、次馬鴨毛、作法同前、三疋引廻了、次斬初、其儀柱一本打墨、次斬三所打之、次三拜了、引太刀行豊出之、事了、

十四日、晴、御佛事自今日始行、引御時、道場室禮、客殿與常御所相合障子撤之、八間、南面四ヶ間懸亙御簾、奧北四ヶ間立屏風、中央間懸本尊阿彌



動、不其前立机備佛供燈明、東一間懸御簾爲聽聞所、御時人數詰番、予乾藏主、蔭藏主、對御方、近衛局、惠芳、玄經、香雲菴、前宰相三位、重有朝臣、長資朝臣、壽藏主、正永等也、椎野、勝阿遲參之間不加、抑善基聊有不義事之間不加、時之人數當日許可召歟否、面々評定且不便也、御佛事之間當日許召之、其子細不及記之、三時勤行同音法花經等如例、乾藏主、蔭藏主入來、正永參、源宰相十六日可參云々、抑御佛事料爲幡州國衙役、奉行經興ニ催促之處、雖令領狀、于今無沙汰、於檢注者、當年國大損亡之間不可叶之由代官申云々、以源宰相雖令問答、兎角難澁、珍事也、懺法講可執行之由存企、安樂光院可參懃之由仰之、樂人藺前宰相隆盛朝臣、地下景房以下、出點可被催之由前宰相ニ令申、爲鄉位奉行如何、然而講演事者可奉行之由申、神妙也、惣御佛事奉行ハ重有朝臣也、抑長資朝臣去六月仙洞舞御覽之時、雖所望申無御免、仍笙閣了、然間講演不可所作之由申、無念之間、父卿令諷諫、猶不承引云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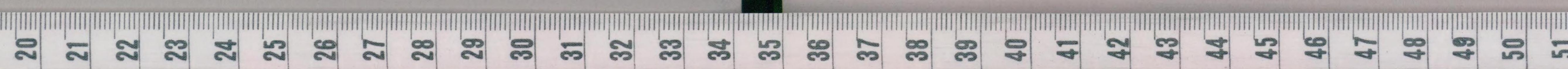
十五日、晴、良明房參、點心等持參、行豊、珠侍者參、自椎野殿御自筆法花經一部送賜、聞、仙洞月次御樂、今日藺侍從基世初參、四絃所作始云々、十六日、晴、前宰相參、講演事安樂光院長老領狀、衆僧七人可參云々、樂人藺前宰相隆盛朝臣等領狀申、地下景房、家秋、鄉秋、敦秋、景勝領狀申、其外故障云々、筆築闕如、季長不參、無念也、御佛事要脚事、經典數問答、然而同篇申云々、今分不可致沙汰歟、珍事也、抑寺長老以衣鉢侍者被申、天龍寺入院事公文已到來、急可有出京之由、鹿苑院被催促之間、今日寺家令退罷出、尤以參拜、雖可申御暇、忿之間乍存之由被申、衣鉢侍者對面返事令申、

十七日、晴、御佛事料事、經典雖數問答、至今日不致沙汰、珍事也、何様ニ懺法講事、可爲明日之由治定了、前宰相廼候、有習礼、盤涉調曲八、樂了有盃酌、相公申沙汰也、相公以下、行豊、正永等候、鄉秋參、夜又有習礼、宗明樂、蘇合序拍子、同三帖、同破急、万秋樂破、白柱、輪臺、青海波、千秋樂等

也、三位筥一向廢置之間不及祝候、長資朝臣者稱風氣不候、所詮懺法講不可所作所存歟、無念也、郷秋ニ条々仰、地下輩可參、休所酒肴等事可奉行之由仰之、酒肴分二百疋賜之、抑軒端紅梅古木自夏比枯了、枯木見苦之間今日切之、多年老木頗名木也、餘波不少、

十八日、晴、早且長資朝臣筥所作事、以愚狀三位ニ令申、且教訓、且突鼻、然間父卿懸生涯令問答、仍領狀申云々、神妙也、椎野光臨、捶茶子、種々賜之、惣得菴參來、茶子以下持參、隆富參、御佛事料二百獻之、左府御佛事料二百被進之、勾當局御經蓋量品、繡御遺書加布施二百獻之、人々芳志爲悅也、藪前宰相布衣、隆盛朝臣布衣參、殿上爲安樂光院長老、衆僧等參、行菴爲地下樂人參、各布衣也、郷秋、敦秋、下委也、奉行兼不仰之間、布衣不能休所、意云々、雖如形嚴儀也、下委不可然歟、地下近所小菴爲休樂目六予書之、前宰相賜之、問笛之安樂光院長老對面、次藪宰相對面、初度也每事前宰相令奉行、先是道場室札之儀、導場八間、南面四ヶ間、懸亘翠簾、與北二間通南、立屏風懸本尊阿彌像、左脇立御位牌、其前立大

机一脚敷打敷備佛供燈明、其前立机一脚置佛具、此佛具稱名院借、渡美麗佛具也、其前立札盤、右脇立磬臺、本尊右脇懸不動像、其前立机香爐等置之、與北間左脇、二ヶ間懸翠簾爲聽聞所、敷大文疊一帖爲御座、次間西、敷小文疊二帖、推野、乾藏主、藤藏主、三位等候、廂間二間西面懸翠簾爲聽聞所、女中、比丘尼達、聽聞、導場西間二間敷高麗疊二帖、南北爲堂上所作人座、所作人座、僧衆座、烈非本儀、然而座敷狹少之間、此南四ヶ間端方、敷高麗疊三帖、東西爲衆僧座、中間長、東間二間敷高麗疊二帖、南北爲衆僧座、西面二間大床、堂上樂人後立廻屏風、敷疊二帖爲地下樂人座、地下座雖不可敷疊、寒中之間以別儀敷之、室札狹少之間、大概如此、時刻戌刻、予聽聞所着座、垂御簾、次綾少路前宰相、信俊卿布衣、藪前宰相、基秀卿布衣、長資朝臣、布衣、隆盛朝臣等着座、次地下景房、布衣、家秋、布衣、豐原郷秋、同敦秋、大神景勝、布衣、着座了、前宰相取出目六次第披見、長資朝臣吹調子、盤涉絃管應之、衆僧入導場着座、導師登高座、調子了樂、宗明、次惣札、次伽陀、次懺法供養文、次樂、蘇合序、十拍子、次敬礼段、次樂、同三帖、次六根段、初段、次樂



同破次三段四段動御簾前宰相參進付物事仰之、次樂萬秋、次五段房景
 急、同破次三段四段動御簾前宰相參進付物事仰之、次樂萬秋、次五段房景
 付之六度不與奪每度鄉秋付之如何、四悔、次樂白柱、次十方念佛經段
 道、行次樂申殘樂事一向可略之由兼定了有箏時殘樂琵琶無箏時只琵琶許
 殘事非常儀數、崇光院、大通院なと、就御堪能御沙汰者別儀也、未練比巴對酌
 可然之間止了、然而御樂殊勝之間、雖非殘樂可有三分之由申、可爲笛之所爲
 之由仰之、但雖無殘樂三反有例云々、青海波二反之始、次回向伽陀、相景房
 蘭宰相四絃切了、仍一反餘者一身彈之、無異失無爲也、管々付之、笙次樂、千秋懺法畢長老衆僧起座、次地下起座、次堂上起座、
 鄉秋付之、僧達行藏卷二退出、堂上樂人於殿上有一獻、前宰相蘭前
 次簾中起座、地下樂人宿二罷出、堂上樂人於殿上有一獻、前宰相蘭前
 宰相、重有朝臣、長資朝臣、隆盛朝臣、隆富等候、盃酌數巡、女官取酌云々、
 御前一獻、椎野、女中、經良卿、行豊、正永等祓候、殊更三獻祝着了、懺法御
 樂殊勝也、每事無爲無事、珍重也、予四絃所作初度之間、面々無爲且殊
 勝之由賀申、景房初而聽聞令悅耳之由申云々、當座雖會尺、先以珍重
 也、抑散花役人無其人、仍喝食退藏菴喝、勲仕之、僧衆布施事、勸修寺爲
 幡州國衙役可沙汰遣之由仰之、後聞、布施物遲引剩有未進云々、經興

緩怠之至、不可說々々々、

僧名

導師良友安樂光院長老

見芳永田寺住僧

妙慶

賢心

明慶

見紹故隆仲

宗壽

所上人

簾中 綾小路前宰相、園前宰相、長資朝臣、隆盛朝臣、景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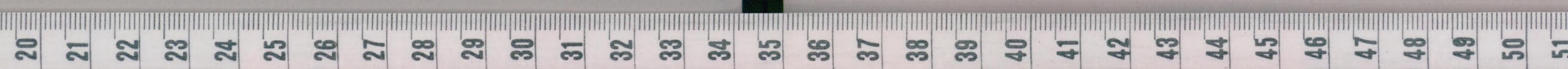
家秋羯鼓、豊原鄉秋、同敦秋、太神景勝大鼓、

盤涉調

宗明樂、蘇合序拍十二、同三帖、同破急、万秋樂破、白柱、輪臺、

青海波、千秋樂、

十九日、晴、卯剋頓寫法花經書之、予以下侍臣等、寺菴配分令書之、是對御
 方、近衛局、爲御佛事書之、早旦前宰相、蘭前宰相、長資朝臣、隆盛朝臣、隆
 富等行藏菴二行、是僧衆齊点心於彼菴、令用意、爲請飯俗黨も詔請也、



齊点心了、安樂光院長老參、聊有經供養之儀、予一筆法花經一部、推野一筆法花經一部、頓寫法花經一部、同漸寫一部、金剛經一卷、對御方進之經御書、普門品一卷、近衛御之經、遺書、壽量品一卷、可當局進之經、遺書、四要品一卷、遺書同前、臨期仰之間、不及表白、供養之儀如形、事了長老對面、聊言談、小時退出、蘭宰相、隆盛朝臣參、對面則退出、景房、家秋、鄉秋、敦秋、景勝等參對面、即罷出、於殿上賜盃、前宰相樂張行、万歲樂、三臺急、五常樂急、三吹之、樂了、則退出、予聽聞殊勝也、抑大光明寺新命文鼎和尚万壽寺前住今朝入院、晚頭被參對面、則退出、玉櫛禪門參來、昨日講演之時、不被參、無念之由申、殊更爲燒香參云々、椿一檢校參、入夜召導場平家語之、聽衆濟々候、面々感嘆無極、其後於御湯殿上、有薪順事、今參局頭也、上下面々候、椿一又召一兩句話、盃酌數巡、玉櫛平家感嘆其興不少、深更事了、

二十日晴、大光明寺御佛事料五百入之、長老以下雖可詔請、依計會如形送之、於御所即成院坊主善基法安寺、良明等請之、點心了、椿一於導場平家一兩句申、其後半齊諷經如例、齊食導場與御前相分面々食之、推野殿一

獻聊被申沙汰、每事事了大光明寺ニ參燒香申、女中兩三人、前宰相、三位、重有朝臣、長資朝臣參、御佛事無爲果遂了、殊更懺法講定協御素意者歟、尊靈得脫無疑者哉、一筆寫經自去月九日競寸暇、雖書寫之、愁忿劇之間不終功、書外題先供養了、乾藏主御佛事於嵯峨執行云々、然而如形御佛事料被進之、三位同進之、經與御佛事料二百進之、可謂乏少歟、廳經直參、益直代官ニ參云々、抑乾藏主有被申旨、當所滿枝名事、長階局被所望申、就藏主申之、返事追可申之、由申被歸寺、隆富退出、夜於臺所有酒宴、玉櫛、前宰相、三位以下張行、椿一平家語、種々盡藝能、雖御遠忌御一回正忌也、於酒盛者聊可斟酌者歟、濫吹之至也、

廿一日晴、玉櫛禪門一獻申沙汰、是御佛事無爲、又精進解旁爲祝着云々、不思寄爲悅、一獻了入風呂洗髮、明日可除服之間爲清淨也、夜於臺所椿一平家語、

廿二日晴、今日着吉服、不及舊例之沙汰、每事畧儀也、早旦三位、在弘、日時

勘文祓等獻之、先規雖可持參、畧儀之間不可持參之由兼日仰之、仍以使者進之時、剋取本鳥着吉服、鳥帽子正永勲仕、午剋着吉服萌木小狩衣、次大口如恒、次供水長資朝臣供之、次勘文覽之、入宮蓋、重有朝臣持參之、

擇申 御着除日時

今月廿二日甲戌 時午可向御辛方、酉與戌間、

應永廿三年十一月廿二日

曆博士賀茂朝臣在方

覽訖則返賜之、留御所、次廂間東面敷口座、本儀敷半帖、向吉方着座西與、次重有朝臣祓申持參、次撫身、拂了起座、每事略儀之間、作法等不及先例、事了凶服丁小狩衣、在弘二賜之、稜申同返遣了、次常御所大通院御座所、自舊冬立收、今日移住有一獻、前宰相三位等別而一獻進之、數獻之間有樂、万歳樂樂拍子、三臺急、五常樂急、朗詠、太平樂急、此時玉櫛禪門、正永等翻回雪袖、其興不少、長保樂急、三位付笙、笛前宰相、笙長資朝臣、琵琶余、太鼓綾少路三位、酒宴盡興、自他醕酌、深更事了、其

後於臺所又酒盛、音樂有之、除服之儀無爲無事、祝着而已、

廿三日、雨降、於御湯殿上有薪順事、姬宮御頭也、一獻之間有連歌、椎野、玉櫛、三位、重有朝臣、正永、行光、椿一等候、座頭連哥無相違申、玉櫛風氣之間至三懷紙先閣之、椿一平家申、一獻了臺所又有平家、長資朝臣出京參小番云々、

廿四日、晴、前宰相退出、此間每事申沙汰、粉骨神妙也、椿一退出、琵琶絃扇等賜之、隆富參、一獻持參、是吉服賀祝云々、慙懃之至、神妙也、五獻了退出、正永同退出、入夜有連哥、昨日殘百韻續之、

廿五日、晴、玉櫛被退出、文殊像一舖遣之、大通院御秘藏本尊也、御遺物二遣之、抑孔雀琵琶加修理、今日初而彈之、音勢微々也、非指器歟、

廿六日、晴、有薪順事、對御方頭也、盃酌如例、抑侍所一色以公人、三木善理如元家贓物等可返與之由申、爲上意云々、無證狀、只公人以詞申之間不審也、若掠申歟之間、不可叶之由返事了、

廿八日、晴、一筆法花經今日終功了、則大光明寺御廟前奉納之、椎野殿被歸寺、中峯和尚阿弥佛像一鋪進之、今夜三位新造宿所移住也、雖未半造先令移住云々、祝着之儀了三位一獻持參、醉氣之間盃酌有其興、抑菊弟申、室町院領之内河内國高柳庄、或人可秘計之由申云々、可被下令旨之由被申、仍重有朝臣書之遣了、大通院御時被下由ニて、應永廿三年十月九日と書之、依所望如此遣令旨畢、

廿九日、晴、前宰相以狀申、明盛望申武藏堀池事、自仙洞宰相ニ可執申之由被仰云々、已自仙洞被下奉書左大弁宰相時房朝臣書之、案文進之、然而御管領之上者可執申之由被仰下云々、御返事自是可申之由先返事了、先立別當局被口入之間、自菊弟執申了、難儀令計會、

十二月一日、晴、吉慶、幸甚々々、良明房參、行法一座勲仕、就聖幢菴事有申旨、抑室町殿若公今日被加首服、加冠父公于時内大臣、理髮左、大弁宰相時房朝臣、着座公卿廣橋大納言、兼日野中納言、役送殿上人五人、散狀也、名未見也

字義量、大藏卿長遠卿勘進之、今夜右近中將、正下四位、禁職事等被宣下、元服之儀、冠帶拜舞了、次改裝束、立烏帽子、香直垂、此時加冠永藤朝臣、次又改裝束、折烏帽子、單衣物、此時加冠滿淵武家近習、裝束三色被着替、珍敷儀式也、内々姿、折烏帽子、單物云々、故北山殿佳例也、來十三日參内可爲嚴儀云々、

二日、晴、武藏堀池事前宰相ニ返事且先申、勝阿奉行之間、此次第今日申遣了、抑重有朝臣自夜前風氣云々、不出頭不審、在弘歲末年始勘文進之、早速也、

三日、晴、武藏堀池事菊弟ニ申談之處、所詮、寂所長講堂領之由明盛申之間被成下奉書了、而爲室町院領之由被聞食披、被閣之可有御口入之由被仰、其後御無沙汰之由別當局申云々、明盛掠申之条、不可說云々、五日、晴、夜雨降、若君御元服事、室町殿賀申、三位爲御使罷出、付常宗申之、來十三日參内、嚴儀云々、關白以下參會、菊弟兩人、左府、黃門出仕之事

廣橋示之、計會之由左府被申、抑重有朝臣風氣未退散、已四五日之間、無心元之由申、陰陽師ニ可尋之由申、今夜長資朝臣妻平産女子云々、六日、雨降、御香宮、山田宮、權現等參詣、自筆心經三社奉納、予服暇已後、初參祈願、定有納受者哉、長資朝臣一人召具、三位歸參語云、御元服賀、祝公家、武家進物馬太刀悉八幡へ被進之、太刀三百六十余振、馬百余疋云々、室町殿若公母儀、御臺三所へ出來、禮物悉一種も不殘被寄進申、敬神之至歟、驚耳了、

七日、霽降、寒氣甚、長資朝臣薪順事申沙汰如例、抑重有朝臣風氣以外也、慶壽丸安堵事申、在弘ニ相尋之處、有流布之疑之由申、仍自今日忌之、宿所通路留之、慶壽丸御所ニ禊候、歳暮折節旁以驚入者也、今曉夢想ニ、豪融僧正參、故御所新御所御座、一獻之間有御連歌、予發句可申之、由有仰、暮春心ちして則申、
又もこん名殘といはし春のくれ

豪融可退出、其意趣を述了、滿座褒美の懷昏ニ被書と見て夢覺畢、豪融公方御意不快之間、田舎隱居之折節也、若可出世歟、瑞夢之間記之、此御所事異于他相存者也、依隱居大通院御後于今不參、然如此夢想不思議也、

九日、雪時々降、在弘勘文吉日之間、煤始拂、祝着如例、夜壽藏主薪順事申沙汰、丁寧之儀也、隆^{大政}經折節候之間召加、自今夜三ヶ日田向新造宿所行不動供云々、抑重有朝臣自今朝屬減氣、晚景心神本復之由申、珍重無極、

十日、晴、故西御方年忌也、持齋看經如例、

十一日、霽、郷秋參有樂、双調曲八、長資朝臣小樂少々吹之、惣得菴、明元等參來、聊有盃酌、

十二日、晴、夜雨降、前宰相參、武藏堀池事仙洞奉書、勅筆持參、宰相可持參之由被仰云々、預所職事被仰付者、殊可悅思、食之由被仰下、此上者非

可申子細之間、可仰付之由御返事申入了、可被下令旨之由明盛申、然而女房奉書折昏ニ書之下賜了、凡就由緒所望雖無子細、最初是へハ不申、直仙洞へ申入て奉書申賜之條不可然之間、以宰相令切諫了、向後弥可致奉公之由懇望申、勝阿奉行之地相違不便之至也、宰相則退出、仙洞へ御返事今日可持參云々、

十三日、陰、寒氣甚、晚雪降、二三寸積、其興甚深也、勝阿參一獻持參、武藏堀

池事御口入之上者無力事也、不肖之身不及申所存云々、抑姬宮愚息

二歳、任例髮置、有祝着之儀、兼日三位、在弘日時勘進申、三位髮置之儀

勲仕、一獻三巡祝着了、抑若公今夕參内、院參也、嚴儀云々、德祥和尙大光

明寺前住今日天龍寺入院云々、佛事室町殿有御丁聞云々、

十四日、雪興甚深、別當尼公小一獻申沙汰、召前賜杯、抑若公院參之儀聞

之、子初點先參内、直衣下結室町殿直衣被相伴、參會人々、關白、左右大

將以下濟々參、現任公卿大畧參、但左府、右府不參、殿上人數輩祖候、四

足門外ニ關白以下列立、若公過前之時公卿蹲踞、自臺盤所堂上云々、

門外關白以下列立事、室町殿初參之時佳例云々、御前之儀、三獻了退出、次院參、步儀、月卿雲客悉

供奉、但關白早出云々、左右大將以下皆參、仙洞同三獻云々、室町殿女

中、御臺以下群參、長階局ニ被立寄、勾當一獻、引物等用意經營云々、内

裏御宮笥万疋被進之、菊弟左府依計會故障申云々、中納言出仕云々、

十九日、晴、新曆二卷八卦等在弘進之、今日百日稽古結願也、菊弟百日和

哥詠遣有披講云々、妙音天秘曲奉法樂、黃鐘調曲八、丘泉二手等彈之、

長資朝臣稱風氣不參、一身彈之、無數寄之至歟、

廿日、陰、大光明寺ニ參燒香申、對御方、近衛同參、指月ニ同參、小時歸、天龍

寺長老德祥和尙參來、大光明寺退以後其礼參云々、對面暫言談、長老舍兄

關東ニ被座、建長寺長老ニ被成云々、天龍寺入院之日被成公文了、兄

弟同日長老ニ成事、古今無其例、眉目之由被語之、

廿一日、晴、芳德菴參來、御宮笥一獻分持參、予初對面也、一獻數巡、朗詠雜

藝等有之、被入興、其後詠和歌
 しき嶋の道のしるへはまよひつゝ八十の老のとしはふれとも
 菴主被詠之間、予、三位同詠之、
 いまより予詠は千とせの友とたのみなんしるへともなれわかろう
 ら人
 和歌の浦やふるき道しる友千鳥あともたえせぬ君をこそとへ
 各詠了令披講、數反講之、坊主被語、先日室町殿清和院御參籠之時被
 召之間參入、有御對面、可詠和哥之由被仰則詠之、
 君ならて誰かなさけをかけまくもかしこき御代をあふくなら
 ては
 六の道まよはしとこそたのみつれいまさへこゝにしるへうれ
 しき
 六道詠哥清和院參之間、地藏并御引導之志述之云々、神妙詠之由有

御威、鵝眼三千疋賜之、雖何事有所望之事者可申入云々、老後眉目餘
 身之由被語之、一獻了退出、
 廿二日、晴、薪順事、今上藹申沙汰如例、今夜節分、祝着如例、
 廿三日、晴、立春佳節、每事吉兆、幸甚々々、天氣已暖氣、忘歲暮、祝着之儀如
 例、三位、長資朝臣候、抑明盛以前宰相狀參來、先日安堵拜領畏入之間、
 如日來可祝候之由相存、然而此間不參之間、蒙御免可祝候云々、前宰
 相狀同篇也、捶等持參、被下安堵之上者、祝候不可有子細之由仰之、則
 召前有一獻、此間不義雖不可然、云御口入、云譜代、免許不及子細者也、
 抑聞、法安寺長老良禪上人今夜戌刻入滅云々、八十歳也、年來住持、不
 便無極、遺跡事良明房附屬也、
 廿四日、陰、當所田壹反堤、退藏菴寄進、六条殿御影供御可被執沙汰之
 由申付了、此間以法安寺田爲料所、而入江殿進之間、爲其替寄進了、今
 夜三位薪順事申沙汰如例、

廿五日、雨降、歲末礼、仙洞へ以書狀申付、永基朝臣、

廿六日、晴、治部卿經時朝臣參、一獻分持參、室町院領備中國大嶋保事四分一、梅尾經增律師知行、然而有子細被召放了、經時朝臣、一口可知行之由、大通院御時内々被仰下云々、未被下安堵之間、只今可被下令旨之由申、御兼約上者無子細、仍長資朝臣書令旨賜之、予未對面之間召前謁、於殿上賜一獻、則退出、隆富參歲暮礼云々、則退出、三位出京、室町殿、鹿苑院等歲末之礼言付申之、

廿七日、晴、室町殿へ關白以下諸門跡歲末礼群參云々、今夜貢馬御覽也、廿八日、深雪降、無賞翫之儀、只寒氣而已、三位歸參、室町殿へ未進愚狀之間、礼節事常宗ニ尋之、自關白誠恐謹言ト被書、室町殿よりも同前、相互如此被書之間、以准據可有御計歟之由指南申、抑三位申當所一色下地上立一反申請、光臺寺ニ永代可沾却之由申、其替御恩五分一之内相當分、毎年可致沙汰之由申、凡沾却不可然之上、私御恩之内毎年

可沙汰之条不定事也、旁難儀之由令申、然而再三申之間、無力領狀出奉書了、任雅意申狀、不可説々々々、

廿九日、陰氣未晴、入風爐、舊月精進也、抑以前宰相、甘露寺前大納言有申旨、當所延光名々主職事、山徒承操有申子細、目安具書等進之、此事更不觸耳之間、三位ニ尋之處、非名主職事、其内三分一方事也、有子細承操召放云々、兼此子細不伺申、爲奉行相計之條不可然事也、但承操申狀無道理事也、其子細前宰相ニ申遣、甘露寺可傳達之由令申了、泰繼朝臣新曆進之、藏光菴種々物共獻之、毎年歲末之芳志也、菊弟有書狀、左府御藥陪膳事、中納言拜礼、親族拜等出仕事、嚴密被催之間計會之由被申、

晦日、晴、左曆已卷盡畢、計會念劇而已、歲末礼寺菴僧參賀、大光明寺長老參來、各對面、今日僧達參、雖無骨近年如此之間、可謂佳礼歟、幡州國衙年貢_{二千}土產等經興進之、珍重也、除夜之儀祝着、三位、長資朝臣候、明

應永廿四年十二月

一〇八

春每事満足、幸甚々々、

宮中雜事委細記錄、後見雖有憚、後日自然爲不審書之、万歳之後、
可入火中者也、

月次連哥懷紙爲後見、次第不乱續之、爲不散在態與用料昏、

昭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六年十二月廿五日發行

宮内省圖書寮

印刷所 京都市新町通竹屋町南入 便利堂印刷所
印刷者 京都市新町通竹屋町南入 中村竹四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看聞日記：乾坤』 請求記号 貴箱-14

ガラス使用